北山文集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山文集

(四)

鄭剛中撰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

答詹德餘

某再拜。德門君子。蘊藉不凡。老者何榮。獲忝姻契。顧蹤跡區區。相從未款。譬如美玉。未得入在服中而溫潤之姿。已一見不可忘矣。別後癡坐田舍。且與蒲江便順相隔。未及奉一字爲問。日爲來教所戕。其爲媿感。不易言喻。何嘗從容以既中抱臨紙惟有傾跂耳。

又

某再拜。中間所辱教。乃中和後來附到。詢盛皂則還矣。無緣卽報。尤切媿負。某永嘉闕尙在一年外。所幸時事苟安。五穀皆稔。熟炊飽食。輟州縣文墨之勞。爲田舍讀書之樂。豈非所欲。德餘妙年好學。其氣味又自積習名教中來。加意不已。未可量也。惟自愛而已。

與戴端甫

某頓首。端甫司法。某四月二十五日。曾託令兄附問。計已呈達。自後老妻臥病。度夏以來。呼醫尋藥。及秋穫定。回首省記。不與故人通音者。今忽半年。可量傾倒。邇辰秋序漸涼。不審尊候何似。伏惟學古入官。每事加意。職業修舉。有神相之。動靜之福。不俟言而知也。某碌碌亡奇。賴友朋之庇。坐苟歲月。今年鄉里。比異時謂之稔歲。貧者遂無糠粃之憂。第閑坐之久。其他用度窘短可笑。公當不復念此也。譽川官況如何。

賢者之居所在皆樂甘旨之奉必如意老人當甚安之朱文叔數相款否子韶遂爲浦江馬子從壻昨日得書九月初吉成迎某正欲同家人輩歸妻家當與子韶得數日款也時事如何傳聞似亦寧淨端甫才器高遠法令小曹當亦從事不久今在州郡間如良馬駒不必多行但其嘶鳴顧盼人已不敢作凡馬視矣獨老者塊然癡坐阻遠良朋無規誨之益昏氣盈於面目何當一見清風洗此塵抱也有便順還鄉不惜時賜警論窮達相忘雖今時風俗所尚然敦篤古道敢以望於吾友此外唯加愛而已

答蔣茂先

某再拜去冬襄奉某深欲爲寵潭送車之容適風雪異常不滿初意悵然抱不臨窆之恨還家懶放自便亦恃親故炤其無他不復奉一紙別後安問專介之來辱以緘書勤意再三深媿簡疏之罪尚煩闊略如此也區區未皇面既臨書但有傾倒

答潘叔倚

某愚坐山林懶放自便有親故如叔倚懷仰雖勤而踰年不奉一紙之問負負何言子韶來首被緘誨辭情委曲和氣晬然深所愧感子韶親迎抵吾鄉爲十日款備聞左右勤敏奉公清潤如玉同僚傾仰邦人受賜殊增氣也拱坦一居每事如舊今年時雨順成淖糜粗給門無賓客可以踰年不出猶是春時一到令兄龍圖門下叔愚常相見也其他百無可言但得時事措畫有方疆埸無警田園間安樂讀書志願徑足每書賜以假借不情之語非所望於叔倚宜深照之自餘惟有馳嚮

與王元渤舍人

某頓首再拜某奇屯聊落坐場屋三十年之困先生振拔出之去年賜以温顔藥以至論相與之意厚矣其後雖聞琳宮均逸暫去朝廷然竟不知師席所在前日子韶親迎過此具道起居乃承卜居諸暨寢饋裕然大慰夙夜瞻望之勤君子之用舍係乎時時之治亂係乎天中興之治天其相之則用舍行藏有定論矣某闔門百指窘短不給海邦官期尚在五年正月復作書會教授童蒙以資歲計此外無他技能然亦不敢玷累知己者區區遠冀知察

與徐彦思

某頓首彦思知軍朝奉中間曾以幅紙奉記未知浮沈近見所惠石季平書審已呈達仍聞南城之政公議已明即遂之官暫還仙里神明共相尊候動止萬福殊慰傾渴也以彦思才力而行於私情交勝忌嫉妨功之時有觸礙齟齬者此固其理要之君子之道久乃光明爾如聞因季平之言與浦江方氏爲親甚喜甚喜世路方艱吾儕齒髮如許尋姻不對者諒非所樂顧得一賢婦承家奉祀他時林間閑老相助爲善如佳朋友豈不美哉某自叨冒後兒女長大目前用度亦復增廣殊無以爲計去年還自行朝不免且作書會以待遠闕年與兄相若矣於末流中得一官又習事不慣未必能如今人俛仰仕宦也近抵浦江聞動靜之詳因得附致保嗇之請自餘有懷惟面可究未知當在何日也臨書增情而已

與康才老

某咨目拜上才老奉議。癸卯仲冬。倚舟錢塘。僅得一見之後。非但頓挫無聊。而世故敧危。變態百出。游魂假息。常如鼎中魚。非不念異時傾蓋不可忘。而東西阻塞。兼與廣口絕往來之便。無從探伺動息。近抵浦江。如聞使車暫此憩止。審惟別後。吉德契天。行己無媿。神明俱贊。尊候動止萬福。某奇蹇餘生。偶叨紳笏。得官永嘉。坐待遠闕。諸況如故。法慧之款。回首十年。其寺今雖再立。比前時不能十五。去歲期集。偶置局其間。凡吾人笑歌燈火之地。盡爲瓦礫之場。遺址依然。每一過之。尚如小閣夜半。望友人未至之時也。其如傾想何。某寓邑中。更須旬日相望一舍。無緣參謁。臨書增情而已。或尚從容廣口。此後當圖求見。區區有懷。非面莫既。自餘唯祝保練。前迓殊寵。

與林材茂

某咨目頓首林茂知丞奉議。某鄉聞朋友談蘊藉。故願一見。近抵邑下。遂披風度。洒然如見冰玉。所恨館寓親舍。日與俗事應接。未暇款叩至論。此意併與傾蓋之私。顧遇之禮。抱以歸耳。別後冬陰戒寒。伏惟信道益堅。德政彌著。有神相止。尊候萬福。某敝舍杜門如昨。無可言者。邑事施行。當益有次序。更願委曲贊論。力愛百里之民。不爲惡寒輕冬者。君子爲善之度。他日行之天下者。如此而已。使車或緣職事趨郡。當道我里。無惜寵過。開此區區瞻嚮之懷。自餘更幾善調眠食。

答吳鳴道

某頓首再拜。適辱賜過。兼拜長牋之寵。偶出謁迎。肅不逮。愧感增懷。小人涼薄無堪。衆所鄙棄。何以蒙此。

伏承二親在殯。客寓遠鄉。無窮之感。見於霜露。情深言切。讀之感動悲激。不知所措。而又暗投妄置。求道於瞽。問聲於瞶。深恨發言之未審也。昔有寒女與富家爲鄰。伺夜竊隙其壁。富家問之。對曰。貧無火。不能夜績。願借隙間餘光。爲一絲之便。富人許之。後世孤寒之士。多談此爲求裕之資。某嘗戲論此事。夫寒女之借光。幸其與富人鄰爾。故壁外燈燭之餘。可以相及。萬一與車嗣孫康鄰墻而冀其餘光。不亦難乎。今日得左右之言。正如車孫二公之家。夜爲壁外寒女所隙。雖有相憐之意。不敢自惜。顧蕭然螢雪。自照不暇。安能相振也耶。某家故貧。在鄭氏如南巷之阮。艱難險苦。漂泊流轉。自記識人事後。今將四十年矣。年來雖得紳笏。而五窮相隨。不使諂事權貴。動取憎嫌。闔門百指。米鹽不具。則論文講學。教授生徒。以待海邦之闕。在鄉曲間正賴爲識者所憐。不意左右之過聽也。左右高才力學。其人不爲不賢。求財葬親。其事不爲不美。而某素嘗貧賤。於窘窮之味。不爲不知。書册上高誼古人。其所舉措。不爲不識。非敢張燈塗隙。忍視寒女之暗。誠以螢雪自照。壁無餘光。可以少助夜績之勤。來書以元振堯夫之事見教。豈所敢當。然某亦嘗與朋友論之。曼卿輩幸而得所遺爾。脫或赴愬之時。元振家書未至。堯夫船無麥錢。不知何以取之。以此知士之求人。人之爲義。皆必在其可也。觀左右詞氣慷慨。知度不凡。當自一言可曉。某敢喋喋爲說者。誠以虛辱盛禮。進退不皇。庶幾吐實之言。可以少贖不敏之罪爾。尙遲面見。幷敍此懷。皇恐皇恐。

答張子韶

某頓首再拜子韶狀元。去歲季秋之別。忽忽數月。因循多故。雜以慵嬾。所以書記曠廢許久。四月間。德起

寄到三月二十五日所惠教誨。佩領雅眸。深自媿感。竊承度歲以來。尊候動止萬福。直道勁情。竟不容於當路。一笑罷去。扁舟江湖。想其胸中浩然。無得而屈折之。可勝快哉。君子之學。爲道也。非爲仕也。道之行不行。在時而不在我。聽之而已。某官期猶半年。近纔與交代通書。平時亦自顧寡合愚鈍。雖此叨冒。不敢全爲仕宦計。如向來江下布襪草鞋之事。常自不廢。邇來又見吾子韶觸事如此。前日於家旁益樹桑種菓。浚池糞田。作老農家活。庶幾下勅劣相發時。亦便可掉臂而歸。季文久不得書。思之不忘。渠到會稽。又不知作何應對也。同舍中獨聞子野不幸。戴國衡死於湖。人生信如泡影。可傷可傷。浦江常通問否。便中幅紙之教。不能無望於左右。幸時賜警語。自餘唯幾珍護。

與淩季文

某頓首再拜。季文推官。比得子韶三月二十五日書。書中具道動止。殊以爲慰。書後今又兩月。想惟般挈貴聚。已遂之官。視事之餘。神相吉履。尊候萬福。教翰之及。猶是去秋。後來杳不通問。計亦事緒冗併。不應相疏。求久相忘之易也。公雖乍撥州郡之繁。然會稽人情。當已相安。諸事悉見條理否。子韶與用憲不相能而去。何以至是也。子韶謂仕路可畏。不是吾輩出頭時。甚令人煩惱。某官期尚半年。自得渠此書。益樹桑種菓。整葺書舍。辦爲方拙容身之地。季文以謂如何。向來見子韶談道會稽同官之賢。不容口云相處極歡。計季文到彼。自當有佳況也。法慧同舍。獨子野國衡不幸。痛傷何已。同年數相通問者爲誰。彥柔今在何許。已赴江陰否。時向大暑。唯幾惠今保綏。行聞峻召。

與新守章尚書

某皇恐。判府龍學尚書。非但今日致位禁密。爲一世所仰。騫翔未展之時。氣象固已廓廓萬里矣。然平昔身臨州縣。徧閱人材。眞僞賢否。不可欺惑。計門下必無闕茸妄人之迹。某何人。乃得斂板奉事。爲下執之吏。念之且榮且懼。惟大雅含容，扶掖成就。使其得以方拙效愚。不至即以癢曠自敗。幸也。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一歲更新。羣陰退伏。亨嘉之福。大人得之。相公先生。論道經邦。功參造化。固嘗斡美利以及羣生。今茲令辰。天人顯相。所以萃吉祥而下報者。當無不至矣。伏幾深惟眷注。精御寢興。即奉綸言。再還鼎席。天下幸甚。

慰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先朝議康寧百歲。鄉人所共尊仰。而又舍人兄弟爲之子。起居飲食笑語。而終不見世路艱危之狀。無可憾者。第人子愛親之心。豈有終盡。他人以爲足。而公當益以爲悲也。如聞三月十七日已襄奉歸福慶山。果然否。拘係海邦。無由躬陳弔問。謹令西巖寺僧具少薄禮。乞賜台察。

又

某頓首再拜。中間新除。雖嘗與士大夫相慶。未皇具書以慶也。繼得鄉問。知先朝議貴體中不平。意謂如往年飲食不美。旋即平復。見報狀。忽有賜葬錢之詔。驚悼失七。禮當即日走慰。而州縣塵埃。日與簿書流

轉舍人有以原貸之否久違台範瞻望教誨其何有已顧紙筆不能盡爾

與潘義榮

永嘉去歲旱損異常秋冬間民已極餒賴章書遣人浮海招致客米粗可不乏但民間無錢可糴某夜出錄飢民得垂死者數百勸率在城豪戶作普濟會淳熙日給萬人以百日爲期官又出常平米副之然春寒多雨秧種未綠使人食不敢飽奈何奈何有可警教者願時錫之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相公調一天下初不以彼此爲心而永嘉士民戀德依仁追恨當時臥攀轅轍之不力也永嘉民無儲粟雖朝廷得明州米五千斛幷客販繼來但貧者無一金可糴今饑矣其他皆不異疇昔伏幸鈞察

答辟德老郎中

某頓首再拜仙鄉距朝行不遠凡百必自聞知自五月十七日一晴遂無雨田家饑困頻年無力車注旱禾適當孕育之時相顧憂懼者萬室以之六月十日始獲通濟來書乃五月望日謂雨暘應期者蓋在焦窖之先也前日攢聚本州賑濟及米自外來者凡十七萬有奇民尙不飽歲復不登計將安出今幸少蘇耳官告錢章書走介至督府懇祈甚切邦人初不知此錢永嘉之民豈能如數若欲取足則不得爲郡矣幸督府從三限之請又諸邑所勸者不拘元降官資多少只就初品今遂少寬其間不能盡滿人意者蓋

某力有所不及也章書移鎮吳門秦相開府邦人戀且喜但州郡單薄迎送之費亦所不堪聞子韶請告歸卒未來何謂也彥柔在監官數通問否淩季文必時相見此以忿遽未能作書度夏中暑臥病數日今尚疲羸拜問草草甚愧有可使奉周旋者因書不外一二及之

與何倅

某頓首再拜執事才德兼茂朝望隱然式政蕃宣此雖東職之漸飛緩臺閣政自不晚鄉邦陋甚而溪山樓閣昔人之臨賞風流尚存政事之餘亦有可以發公之高吟清思者否投身吏役恨未得款曲從公遊也

又

某再拜某占籍金華家城北三十里紹興初公造化其山野田園之氣因得變換紳笏固嘗面敍此恩萬分矣然一行作吏塵埃逼人坐擁文書又復化爲俗物上負知遇無可言者永嘉民頑喜訟弊如鼠穴持身效力然亦不敢自欺尚賴庇庶未即曠敗自餘言不能究也

與淩季文

某頓首季文學士不奉起居之久非敢簡也蓋吏易長吏送迎旁午民饑財匱觸事費力塵埃中遂不覺曠廢許時公在芸館中疑若無事而亦久不作一紙同年書何也豈人事紛冗處處皆然耶不見顏色益久瞻仰無以爲諭秋暘正驕伏惟百神相休尊候動止萬福中間得薛郎中書言子韶予告還鹽官勢必

未來。近又得相識書云子韶不久參告。不知已至臨安否。坐此未敢治訊。相見爲言區區也。某竊食踰年，抗走營營。已爲俗吏而俗吏分上事亦未易了。日虞罪去。有負交朋之望耳。館中書當漸備。想季文日翺翔其間。樂哉樂哉。佇聞進用。益慰老懷。自餘爲遠業強飯。

與章尚書

某頓首再拜。永嘉弊如鼠穴。皆起於胥吏之擾民。龍學尚書深鋤抉去之。郡民始知有生之樂。去年旱潮相仍。計不知所出。海上之米一來而比屋皆飽。判佐小吏因得竊福無慙色。其所以德永嘉者。固不俟誦說之區區也。秦丞相開府七日而有紹興之命。李端明迓吏已遣符倅受代解去。郡中送迎旁午。勞費既不堪言。而姦黠健訟之輩又頗因此時而出沒。獨陽春之愛。斯民藏於心府者。念念不能忘耳。

與陳去非

某頓首再拜。掌制勸講。朝廷之妙選。儒者之至榮。直院舍人。被九重眷倚之隆。兼三職清華之寵。伏惟歡慶。器業益茂。中外咸仰。其所以屬望我公者甚大且遠。未敢以此而言賀也。半面微生。姑見區區拜候之誠。

又

某頓首再拜。王公之門。名位益隆。則寒賤之人跡日以疏。直院舍人。衮衮騰上。行且入夔龍之室矣。如某者。不識尚可以寸紙短緘爲修問之資否乎。執事上或許之。則記室几格之上。時有三十年白首同舍生

之書。亦敦篤風教之一也。皇恐皇恐。

與李端明

某再拜。某十六日既離侍右。風潮不與舟相得。宿孤嶼。翌日抵青田。暫寓湧泉寺。更三五日行矣。去大座益遠。懷仰益不自勝。不日朝廷爲生靈。以廟堂起公。則因時濟物之心。計亦不可藏。當須欣然赴之。愚拙孤生。尚幾竭其區區。

又

某再頓首拜。伏蒙寵頒臺翰。幷石刻二本。拜賜榮幸。魯公之英風。大丞相之文。端明之跋。皆傳遠信後者。某何人。亦得以名姓附致其間。蓋大人君子。筆端小爲造化。亦足以借人無窮之寵。願檢此身。以承大惠。

又

某悚息。姻事卜以二十五日成禮。遠蒙頒賜。不勝感激。章堙書生。頗能以小官節約。前日端明舉揚義榮。聚范氏幅幔。杯酒因緣。嘗以教之矣。然十尊盎盎如春。酌以授賓。衆固不知寒女之貧也。

答太平州陳守

某頓首再拜。某十九日受省劄。二十日早奉祀以行。二十一日抵祠下。卽刻成禮。前此移文者。蓋祠屬盛治。不得不布諸執事故也。上託餘庇。得以既事。方茲懷感。更蒙賜諭。愧益深矣。

又

某皇恐再拜。九重既分遣祠祀。徹膳以俟嘉應。小臣乃不得報以歸。方屏營憂懼。莫知爲計。閣下華緘縟禮。專介臨之。懼用增甚。銜命無狀。敢復褻瀆以累司敗乎。寵頒並用回納。具于別狀。逆知執事愛憐之故。敢列其區區。

又

某皇恐再拜。別紙嗣至。已同圓緘拜領。鎖吏關白。後時之罪。愿賜闊略。前一夕亦遣本院人吏一名。詣采石料理。暨臨流至使某與路人爭渡。所遣者尚爾。鎖吏何責焉。偶府中亦治醮。貳車臨督之。備見州郡分體朝廷之憂。無所不至。豈勝欽仰。某歸途衆謂得一小舟。可以夜發曉至。亦嘗面白貳車。知彼處並無和雇。遂騎而還。亦以禱祠無功。不敢託淸流而自安也。蒙寵諭謾及之。

與陳師與

某頓首再拜。某自幼年仰德。未遂披書。屬者一見。大慰疇昔。而公亦開懷笑語。相接如平生。雖嚴程見迫。徑遠門下。懷此厚意。千里不能忘也。去年建康夏不雨。秋淮西軍潰。入冬虜僞變怪。終歲不得伸眉。迨六飛還幸。則奔走道路。追隨人事。某邊有不可言者。雖欲修裁短幅。上候興居。久而未能。亦照恕之否。未卽參晤。尙勤瞻望之心。臨紙惘然。

又

某再拜。某不敢以世俗不情之語。上諛盛美。如安撫文武才華。氣節落落。與古人比。一經顚躓。久而未振

者豈君子之用舍自有時邪願益調護坐俟善類之興某遲暮亡奇日竊東廚升斗背有芒刺臨安一居差安便第午晚出省不過接三數客報一二書遂對燈火蕭然昏睡不復眼到書卷中豈勝愧恨何當從容高論破此頑鄙

與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義榮中書舍人卽日初冬戒寒伏惟祠宮高間臺候動止萬福江干見公於小閣波浪之上一語成別豈勝悵然自後雖滾滾度日未能拜書爲問而公之起居得之甚詳深以爲慰如聞扁舟抵岸徑自蘭江與眷聚同爲北山之居行朝是非傾側之地車馬之氣上成烟霧而公乘輿一來蕭然脫去想當秋晴日暖徜徉杖屨樂有不可勝言者殊使人懷想歆慕爲無窮也銓曹考功最爲關要日得與羣胥爲敵每搜見情狀使士大夫不至戶外有滯抑之聲則欣然自得今者移置臺中旦入午歸遂無所用其心素餐之恨益不自平矣但如舍人必不得久在山間事定理明則公論又將驅公以出承教之幸固在旦夕間爾鄉里聞今歲可得上熟拱担田瘦如石亦有穗可鎌餘可知也泰發近得書矣懷間萬端非幅紙可盡未聞惟保練生經坐待殊渥區區至望

答曾天遊

某再拜公之去國也某文拘不能通謁郊外自念仰德有素某在省戶雖間得一見而文書填委坐窮日力不能從容名理爾後承乏爲言官則一見之款又不得如在省時參差闊遠今遂千里其爲愧恨未易

可平。尙惟珍重鼎茵爲國自愛。卽還禁近。以慰士大夫日日之望。自餘難以寸筆殫布。伏幸臺照。

又

某再拜。屬有遠役。離北闕之一日。拜緘賜於舟中。伏承爲別以來。體中嘗小不平。今以全愈。豈勝慰喜。至於問勞周旋。則感愧之情。抱以西去矣。朝廷遣樞臣視陝右。而鄉人牽累。率偕攸行。恐復無補分毫。則爲懼滋甚。區區行李。已次符離。當以六月半至永興。半年後可還。長途萬里。惟有瞻嚮之懷。

與秦丞相

某稟。自再拜僕射相公。卽日炎夏。伏惟從容廟堂。神明共護。鈞候動止萬福。某備員行府。何補事功。道路無虞。咸託大庇。行李卽今已次穀熟。郡縣愈北。物愈賤。米粟愈多。如永城會亭。皆小鎭邑。亦庾米萬數。聞京洛間斗粟不三十金。造化所以相佑者。是豈淺淺。第三年之旱。人斯具舟。不得不爲之計也。新疆百姓。所以望摩拊者。事非一條。得賢守令。則朝廷不必一一措畫。彼自能因時順勢。種種辦集。選守令似常談。區區之愚。謂今日之計。莫先於此。仰惟留意。更旬日當至故都。道路節次具稟。未緣參覲。伏乞爲天下生靈保重。

與李參政

某稟。自頓首參政。某道路忽猝。不能時具申稟。伏計德宇洪深。且復蒙睠之厚。不賜過尤。下情感愧。卽日炎暑。伏惟協濟廟堂。鈞候動止萬福。樞府二十八日到京。一行官吏。咸託大庇。舊城之內。十廢六七。獨內

前槐柳茂密樓觀尊嚴如故望之使人涕下新疆百姓如久病乍復之人實無氣力但米多肉賤且能一飽度日至於摩拊料理爲經久之計日有望於朝廷也尙遠參侍惟勤仰德之心伏乞上爲睠倚保重

答胡承功

某再拜察學丈今時第一等人羽儀禁路參贊堂廟乃宜而淹留城都亦一年久何也四川關利害甚大且重九重所深念豈不謂四川安寧則天下休息俟時中興致公政地未晚今者興圖復還虜意馴順既中興矣公其益厚鼎茵倚須騰上以允人望

又

某再拜樓丈出關陜某被旨參佐自四月末離臨安區區道路亦旣百日關陜人情安帖措畫大略亦定旦暮歸矣樓丈日望大旆之來庶得面盡曲折第聞暴水敗路往來不快計行李亦須少阻願嚴督前驅於行府未去間得拜光儀不勝大幸

答孫學士

某頓首再拜太冲知郡學士前日同朝甚慰然鹿鹿抗走與公未得親也去夏山間承高論兩月且開懷相與便如平生私自欣懌後來承乏省戶益多事而公亦不爲朝廷留矣旦暮懷想惟心自知拜教之辱伏承待次高閑臺候動止萬福上以關陜初復命樞臣出使夏四月被旨參佐七月抵鳳翔西南望巴山如圖畫念吾太冲飄蕭其間而不得見也茲忽被教審聞動履趙丈又具言日來爲況甚佳旣以慰浣而

華示委曲。奉之溫然。恍如小山飛瀑。留燈夜坐。共讀舉子試卷時也。如馳想何。樓樞措畫分屯事。大略已定。惟候一見趙丈。付以茶馬數端。便爲歸計。此只兩日間示王普州極醇雅。第到此太後時。然亦不敢不爲官長稱其才。趙丈雖老。而精明可喜。樞還朝廷。當能力言於上也。併惟垂察。某自去秋作言官亡狀。自合引去。今尙強顏奔走者。公當照見其心。更兩月到臨安。初春當得歸。雅眷未望。他日尙蒙放死生。願以幅紙問我於金華山之北。來書累紙。不敢效尤。亦幸加諒。自餘保重。不日騰攄所蘊。以福利天下。至望至望。

與張全眞

某頓首再拜。去歲冬月。某備臺察員。參政大資擁節。行朝覲對而去。拘文不得伏謁麾下。人物疏微。又不敢聊修記候南昌起居。愧懼之心。積一歲矣。卽日恭惟臥鎭名藩。十州受賜。坐膺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夏四月被旨參佐樞密行府。踰關陝。抵秦鳳。半年萬里。幸不墜鞭筴以歸。今茲攝吏儀曹。叨竊益甚。念異時隨衆人出入門墻。均奉教約。而盼睞獨厚。受知最深。床庇之因。豈無所自。緘封恩意。惟心自知。雖無世俗竿牘之禮。致其區區。公未必拒而勿領也。南昌控阨江西。所繫重大。往年饑民狠顧。聚爲盜賊。今皆一二安集。爲郡縣如故。則九重之憂。亦日以解。促還禁密。講求所以福利四海之道。公其旦夕歸乎。此心復朝夕以幾。歲鎗將更。臘寒方重。仰惟精調茵鼎。上副睠倚之懷。

答陳長卿

某頓首再拜。卽刻臺候萬福。某前日蒙臨過。喻以令祖銘文事。中懷感愧。殆不勝言。累日念之。終不敢承命。竊讀行狀。見所以種德遺後之道。汪洋深厚。非文氣蓋世者。未易發揚。顧此窮悴衰老之筆。出語蕪陋。自蓋藏不暇。敢承命乎。又念辛亥歲。公考闈省進士。某以舉子被選。宜有諸生禮。今欲論撰先世之令猷。不仰求名手。而反下須之某。所以尤不敢者此也。懷二不敢。不以告諸執事。則輕率不揆之羞。實自貽之。願賜孚察。行狀藏之篋中。他時閒坐。披濯開卷。欲與古人同過目。故不以歸納。併幸裁照。區區尙幾面言。

謝何直閣惠詩文

某再拜。前日得見。已如對冰雪。徐讀所惠詩文。五采交眩。正味粹然。眞所謂赤瑛之丹所不能抗。金莖之露所不能擬也。豈勝欽嘆。某行有萬里之役。置此篋中。可以洗濯道路之塵。鎭壓風波之險。敢不再拜。

答井都運

某頓首再拜。都運中大。春序晼晚。伏惟臺候動止萬福。某數拜車馬之臨。已深銘荷。昨日又被長牋之辱。有所悚感。意勤而禮過。非所宜蒙也。某嘗謂事功之不立。非世乏材而然也。天生一世人。自足一世用。謂乏材者非也。不材者貪進而忘其陋。有材者計功而愛其力。此事功之所以不立也。不材者貪進。不自知也。有材者愛力。智太過也。古人則不然。揣力知分。不材者退聽。故無僥冒之譏。念國憂時。有材者展用。亦無獨善之蔽。君上馭人羣而立事功者。如此而已。左右綿歷之久。養成俊偉之望。甚盛甚休。夫取四路之材。供億十萬之衆。此非綿薄者所能。左右如探帑藏而餉賓客。取之用之。一談笑而辦。眞念國憂時之士。

騰驤展用之日。而雅志方有鼓枻出峽。泛長江秋水之興。無乃近愛力之嫌乎。使者雖甚愚。爲朝廷奏退有材之士。非所敢也。借曰瓜時將戒。未見代者。然大師臥病。從他司上之。於賓主之間。若有未盡。勉出袖中之手。力扶關蜀之民。誠有望於左右。勤書言謝。不覺縷縷。切幸深察。

與何樞密

某再拜。樞密一日峻除。固知慶慰。萬里遠使。諒亦勤勞。如聞孚通和意。太母回鑾。成此休功。尤爲盛事。某被瞻甚雅。贊喜獨遲。拘繫之身。不能自力。惟切瞻望而已。

又

某再拜。某辛酉之行。爲上流而出。仰託朝廷。不至敗事。抵襄陽。被受分畫指揮。便知此責不輕矣。畫疆分界。元無定處。止令與北官商議。索價之高。勢自當爾。使某滿足其意。委之而歸。則勒馬東還。豈俟今日。調和內外。事有萬端。不失此軀。眞爲天幸。使樞密不聞其略。當亦想而知也。稽留使事。朝廷既不以爲罪。而虜意似亦稍緩。豈密庸之功有及是耶。幸甚幸甚。然疆場凡百。皆已措畫。不至上煩鈞念。仰惟照察。

又

某再拜。某受生艱難所遭無易者。去歲一病瀕死。衰羸顛眩。力病赴事。正此擾擾。胡宣撫疽發不十日而死。軍無主帥。百事散漫。人心搖兀。不敢顧避小嫌。悉爲料理。誤恩過聽。就畀付之。不勝憂懼。某豈辭難避事者。誠以病後心志濁落。體力未全。又積習之餘。觸事掣肘。累政務以姑息苟安。寖至難遏。今費用自十

萬緡以下。皆不論也。四川又嗔催常賦。黨庇遊謁。一不如志。嘲謗四起。此其奈何。區區之懷。有未易言者。續一二布之堂廟矣。

答何憲掄仲

蚤辱故人華示。惕然悚懼。退而祓濯誦之。悚懼增甚。薦士盛德也。惟魁傑有重望。氣力可以運動感移者。乃克當之。區區綿薄。敢事此語。藍田有賈。既貧且病。每見道旁寶玉。雖眼明心動。然欲市而取之。則貧無資。欲懷而去。則病無力。抱空恨而已。雖然。朱邑嘗爲張敞曰。皐夔稷契。其人不因閣下而進矣。此言薦舉之力。止可施於中人。非常之才。不待薦而猶輿也。岷峨多士之鄉。所謂中賢之可薦者。既坐綿薄。而非常之士。又將不因推轂而進。反復無以當厚意。此所以增悚懼焉。行大用矣。願以今日所以見告者。他日躬行之。以寵善類。敢持是說以謝。

答張子公

某再拜。下喻稱提本末。具悉臺意。此事在酒務言之。利害昭然。豈有無本而能取利者乎。在宣司言之。亦有不得不論者。成都有稱提錢。近二十七萬。其借有酒本者。二十六萬有奇。借而復還。闕而復取。乃爲旋轉。若一去而不返。久假而不歸。所謂稱提錢者。殆虛名也。一旦引法有敝。孰稱提乎。然某所謂取者。非謂遽竭之也。量與趲那。庶一歲之內。於酒務自不覺欠。而於稱提錢本。漸有復還之理。所以止令本利相度。自趲那數目。漸欠補還。而不敢科爲定額者此也。敝司無綱紀甚矣。諸庫務或出入無文記。或金銀與雜

物同歷。每放一事。悉名在而實亡。營田有石數在歷。而倉則無之。馬有匹數在歷。而廐則無之。官有請受在歷。而人則無之。其他不可槩舉。某備員以來。例皆考究。略使就實。如稱提錢亦是。愚意所見如是。未嘗與人謀也。到此未久。人未知心腹。所欲知者。皆博詢遠問。而斷以愚意而已。至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尙書試爲深思之。

又

剏佑錢一事。尤荷下諭。豈不深感。承公不勝怨罵而罷去。某所親聞於胡文者。而愚意復不以爲然也。剏佑舊法。在處行之。而獨四川能起怨者。何耶。此猶未論。而於軍中有大利害。尙書亦聞今年冬絹幾敗事乎。七月初。諸處多是弊絹。都漕司無以爲計。乃至退還。彼此推託。不肯收受。資閬二州是也。退而去者。無人擔負。則道路驅率鋪兵。捉拽人戶。而絹無所歸。今年已如是矣。州郡官吏。安得皆是賢者。所在容情作弊。期限甫逼。弊絹畢至。欲盡退還。則軍衣不敢後。欲以弊絹與之。一夫有語。三軍不能平也。欲取官吏加罪。能盡停廢乎。尙有剏佑之法。可以防閑俾汙官黠吏。知其必償。而少自戢爾。以聞向來剏佑錢。不依法取。於合千人而科之民間。或剏佑不以實。而良絹亦或遭之。殆恐招怨之由。有在是也。若取絹之眞弊者。以實佑之。以所佑之數。從合千人征之。取一二尤無狀者按黜之。似亦無害。若旋行允當之後。尙有無稽之論。則付之勿恤而已。更望尙書不以其愚而終告之。幸甚。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某正月至軍前。蜀人皆樸被入山。士卒懷見啖之意。謂其必以土地予虜也。二月十八日還自渭上。人心方少定。而胡承公死矣。倉卒之間。中外譁然。某夜半入府取其印。盡籍府庫而收其文記。呼諸將戒諭之。至明。出榜通衢。應軍事許詣宣諭司自陳。方得安帖。數日之後。率楊政以五千人齎十日糧。城與趙原以控虜來路。可守可戰。蓋諸路之衝也。城成而畊者四集。于時已恐爲朝廷所留。亟遣人致懇丞相。且猶妄以鈞府爲言。謂不起之廟堂。則宜付之西方。今乃大不然矣。宣司積弊。不可開眼。不免略以法度繩之。已措畫數千牛。勸將士盡畊緣邊之田。來歲不儉。則蜀人其少寬矣。恐欲知此間曲折。謾縷縷布之。

答何憲子應

某頓首再拜。提刑直閣。伏被置中惠帖。審聞卽日臺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某去歲旣一見。各有萬里之役。自中夏孤寄西南。便願相從晤語。第以夏秋不雨。關外民饑欲死。水運方斗升而進。一司弊事。無處開眼。意欲撥遣措畫。略見次序。然後屈致旆從。相與閉閣密坐。開道心胸。以慰平生。今得書。而公以奉常之命。背我去矣。賢俊得路。羽儀朝廷。豈不深慶。惟瞻見之末期。亦撫躬而增慨爾。丞相外傳。幷道中佳什。遠辱寄示。價重萬金。東林後壁小詩。不謂亦煩過眼。三帖俗謬。公獨不掩覆之。俾人得以相暴章。何也。幷用愧感。公之東去。指日騰上。爲名公卿何疑。然澄清之志。陰德之語。雖朝夕勿忘也。某蒙上委寄。無他奇畫。惟嚴法度。示信義。使人漸由綱紀之內。自餘買牛置農器。力勸將士盡畊緣邊之田。歲儻不儉。公私其少

寬乎。屬在原頭按閱草草爲書。姑慰愈遠跂望之懷。其他不能周盡。惟道塗保重是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會稽大府。密邇行朝。增職付之。可見上意。蓋旦暮召還參秉政事之資也。阻遠無緣詣門下稱慶。東望瞻仰。何勤如之。伏幾益保粹和。卽膺眞拜。不勝區區頌願之心。

又

某再拜。去歲九月。遣介持書謝政府。仍奉短記。至永康人行未遠。已聞帥起之命。計只就紹興投呈也。正初王直閣附到緘貺。備審曲折。深以感慰。東朝就養。天下休息。樞密從容輔郡。爲朝廷增重威德。計亦可樂。某遠守邊徼。牢移暑景。一無足言。其未至曠失者。實餘庇及之。此朝夕之所以懷感也。戒諭寬猛之道。書紳感銘。某受於天者。終不能改。而人事矯揉。今亦庶幾焉。

又

某再拜。承乏窮邊。當綱紀盡廢。財用殫竭之時。加以夏旱秋霖。無所措手。雖自去年人馬無調發。而日前調發之費。方與了絕。幸朝廷可移司之請。遂得併罷官吏百輩。遞那人馬。就食水運。幷以營田所得。免賣計司。以此數項。自利州而上。已減水運二十四萬。減和糴十萬。罷催布佈錢三十二萬。激賞絹錢四十三萬。激犒錢四十萬。軍器物料錢十萬。關裏外大小麥在土者八百頃。稍得一稔。更當痛爲捐減。秋冬間力懇朝廷求歸。雖不得祠宮之祿。亦所願儻有未遂。一言之助。豈無望於公乎。是時續布再三之瀆。

與程樞密

某再拜。伏承擢從內相。超置右府。得士朝廷之福。用儒吾道之光。伏惟懽慶。樞密蓄積待用。爲日已久。雍容班列間。識與不識。皆知爲廊廟器。士人相賀。不在今日。更惟益調與寢。寖承寵睠。以副中外之望。

又

某再拜。某蒙上寄委。承乏西邊。才短人微。日虞曠敗。非朝廷假借。使得自竭。則此地未容以歲月苟也。商秦岷隴。凡利害重大處。分畫一切了畢。若無所與者。今月十七日已移司利州。自是併減官吏。省節漕運。利復不可言。旦夕別具呈稟。自餘疆埸寧靖。不乞鈞慮。

慰句龍中丞

某頓首再拜。頃聞先朝議以徵恙終壽。初不敢信。而傳者衆至。知公果抱此憾。驚吁悲悼。不能自已。何造物者專以桀禍扼公。使凶險相仍。而不得振耶。親猶失之。他尚何云。至於孝愛絕人。一旦孤立。起居笑語。以時追慕。其痛傷顛頓。銜毒茹悲。當有大不堪者。節哀自重。持平奏吉之後。以大勳業照映門戶。則九原猶可慰也。

與程舍人

某再拜。某前年冬使道西出。至江鄂間見邸報。伏讀姓名。恨已遠外。不得見。去夏以來。獲接西南士友所以講聞。盛譽甚休。日以君相得賢爲慶。而不敢爲左右賀也。方圖移司小定。修咫尺求自通敍。不謂肯臨

之記。萬里先到。懷此愧感。無言可喻。果不彼外。區區幅紙。當繼此以進矣。

又

某再拜。朝廷脅榮。武事向息。必有雋傑。出爲華藻。宜舍人之不掩於蜀也。欽仰之甚。彥實器先諸公。頃皆省戶相從之久。粹然之氣。今猶不忘。自應有同舍之樂。順之聞其請祠。不謂已爲古人。聞之傷痛。併蒙見告。尤知眷意。

又

某再拜。孫法曹得稱譽如此。賢可知也。弟本司官屬。機宜而下凡十員。除兩員專管治種田。不用士人外。餘八員。乃張漢之、曹績、湯沂成伶、樊奕熊、彥璋、范寧之、范芭皆已入幕。內三四人未奏名者。先試以事。然已充數矣。某去年孤入西方。眼無相識。訪而不可得。如法曹也。豈易聞耶。獨承命之晚爾。雖然。不敢忘也。

與李殿院

某再拜。伏審密承殊眷。擢置副端。朝廷得人。士類稱慶。殿院殖學抱器。蘊藏有日。今此發揮。其剛明之氣。忠厚之澤。雍容於人主之前者。想惟炳炳然也。富貴鼎來。前有萬里。此正未定爲左右賀。少見區區之意云爾。

又

某再拜。某辛酉之冬。奉使西方。睽闊以來。今涉三載。傾遡道誼。曷日而忘。其不能以時上記。則遽宂奪之。

亦辱照恕之否。邊徼在天一涯。邸吏以狀至。喜君子之得路。書不逮占辭而遣。併遲旦夕。別奉峻除之賀。

答資州邵知郡

某再拜。某萬里遠來。目見陝蜀利害。朝廷既自有所處。虜意後來亦漸衰。謂可以不至甚愧而歸矣。軍無主帥。忽被承乏之旨。憂愧殊無計。但重爲力而誅不勝。朝廷他日雖憐之。無及矣。睠照頗深。亦有以相警悟否。不勝因風之願。

又

某再拜。軍前解甲士卒皆休息。不勝幸甚。但屯列十萬之衆。饋餉、激犒、器械、寨柵。無一可罷。用度動以百萬計。略州縣而不問。則他無從出。外有闕誤。則內爲郡邑之憂。督而急之。則郡邑亦窘可憐。第恐彼此照察。於本司合起窠名。不至有闕。是爲大幸。下諭激犒錢方且圖之。尤見留意也。因示故縷縷。

答提刑何祕監

某再拜。丁巳參際於建康。戊午周旋於臨安。其後某承乏省戶。舟銜上夔峽之水。自是不得均茵馮矣。東西萬里。郵置渺然。雖劇奉懷。何以自見。今不復縷云也。執事學業風流。久當羽儀朝廷。持節鄉邦。固自遠有光華。而論人物進退者。未嘗不竊以爲悵。行觀騰上。以滿輿言。

又

某再拜。去歲被旨出使。止是撫諭江鄂。因爲川陝之行。中道得分畫指揮。遂此留滯。數月之間。以身嘗死

者屢矣。今復掛繫於此。憂深責重。如擎槃水而立。來示委曲。深見朋友之意。尤切感荷也。關外大旱。合江而上。水流如帶。軍儲升斗而進。又與洋間憔悴尤甚。近減戍入關。盡捨二州支移及減免和糴之類。方有生意。欲推而廣之。勢猶未能者。一司千瘡萬孔。皆未補塞。區區之懷。欲言不盡

答巴州周知郡

某再拜。縷縷之諭。一一備悉。某到此愛惜錙銖。如私帑中物。聞左右節用之言。豈勝欣喜。雖然。吾人又當體國觀時。較量輕重。不可一槩論也。靳數夫之費。此郡縣之小節。撫存來歸。乃朝廷之大恩。至於不循教令。爲孽害民者。自當付之以法。更惟財照。

答喻運使

某再拜。省戶游從之樂。回首如夢。每念小窗孤寂。側耳聽公高雄偉捷之論。于今使人不能忘也。漕粟輓餉。已非所宜。今復投置。可爲浩歎。何當見左右騰上青雲。以文字飛鳴。慰此旦夕之望乎。臨書之懷。猝猝難道。所謂心之精微。不能致萬分也。

答鮑右司

某再拜。別後瞻企良勤。中怍兩嘗修問。皆徹視否。初聞榮躋宰蜀。方竊慶慰。旋知復出江上。國事勤勞。自無外內。委之重者。豈非付之親耶。更少展力。徑登禁近。無疑矣。某因緣使道。遂成留滯。屬歲不登。一司蕩然。無復綱紀。隨事補塞。未見功效。惟日憂畏也。此懷何當面既。臨書增仰。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爲別累年。不輟西望。緘書不致。愧亦如何。去冬銜命而出。正月抵故鎭。諸郡記問如束筍。而公無一紙相訪。每切疑怪。今領惠帖。乃知嘗辱遣教。何所遺墜。使不及拜也。簡政固報成矣。而北山之約。遂成謾語。深切慙負。此身流轉於利害之場。久而未脫。狀如孤舟縱入波浪中。勢雖未定。抵岸之心。元不忘耳。懷響道誼惓惓。無以爲情。何當密坐。傾倒此意。臨書惘然。

答簡州文知錄

某再拜。盥讀緘書。已知鼎味。詳覽巨編。究見所存。某何人。荷不彼如此。深感幸也。踐執事之言。不至虛辱。庶其可以酬厚意爾。

答潼州宇文龍圖

某再拜。自聞抱琴瑟斷絃之悲。日欲修慰。遲頓不敏。汩沒於文書兵食之間。久而未暇。來緘先辱。奉之惕然。且認拊存。不見斥絕之意。愧感深矣。奉祠之請。初何爲而上。朝廷重違雅志。聞已報可。伏計命至卽行矣。拘繫終無緣瞻望。以慰平昔。爲恨何窮。

與王參政

某再拜。自聞鈞旆奉迎淮上。東望延頸者。今已閱月。九月二十九日。果□德音。想惟寶馭渡淮。率先拜舞。雍容班首。驩動百僚。君臣之慶。可謂盛矣。無緣面賀。但切馳情。

又

某再拜。某遠守邊徼。朝廷有大慶。而不得與百執事之後塵。蓋亦骨相之貧也。比見省劄。知有新執政。而未知爲誰。不敢輒具啓。續當遣發。乞參政爲一言之。干冒皇恐。

與兵部程侍郎

某再拜。紹興壬子。廷策進士。某忝隨諸生後。獲望光塵。又三年試吏永嘉。此身日多事矣。瞻仰道誼。雖無日不謹。而候承記室之禮。曠不及修。疏慢之罪。欲自文而不能。侍郎丈尚存雅故而炤察之否。臨書敍列。愧怍滿懷。

又

某再拜。某去冬被旨出使。中道讀邸報。知執事者將還朝。竊自慰喜。謂旦夕使道東歸。不以罪斥。則均茵馮而耳教約。尚可幸也。疆場無人。就蒙留師。不惟綿薄淺闇。不克負荷是憂。而相距萬里。承顏未逮。中亦歉然矣。百遽爲書。姑見萬一。

答渠州知郡郭直閣郭思之子

某再拜。持辱緘示先閣學士詩。盥讀再拜。如見風采。其憂時之心。先見之明。與古並駕。而潞公之知人接士。又何其絕俗也。三復欽仰。非言可盡。

答京西蔡運使

某再拜。信叟來能言動靜。謂爲政甚力。及讀來緘。果見料理荒殘。所以爲國爲民之意甚遠。不勝欽歎。某猥當邊寄。責重憂深。疾病之餘。志意衰落。非前日上竺山間人物也。何當一見。道此心曲。

答江西蔣運使

某再拜。伏自拜違。今將一歲。所謂僧坊夜話。道次語離。此懷未嘗頃刻置。誠以回首萬里。各在一涯。抗走塵埃。略無修問之暇。記室指以爲尤。某亦何辭。來緘臨之。更被甚温之語。使人益以感愧。此懷猥猥。萬一不究。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類試特恩進士。念非老友。莫可爲諸公持衡者。盥讀策問。欣然歎仰。不知勤動之有愧也。更辱遣問。感亦深矣。區區之懷。餘不能盡。

答懷安羅知軍

某再拜。臨安仕宦。大抵相值頻而款晤之日少。及其別也。飄忽東西。各隨所向。惟自企懷爾。棘寺美解之後。記問不能通。今忽被貺。感慰如何。獨以相距正遠。未緣面敍。臨紙此懷。尚有不勝言者。

答銅梁王知縣

某再拜。去歲入西方。便聞賢譽。獨以未見爲恨。繼而承乏軍前。相距正遠。一紙之薦。姑見區區欽慕之心。無足德者。率易之罪。恐未免爾。尚幾仁明。有以原察。

又

某再拜。別紙之諭。備見君子之心。不相視如他人矣。深所感佩。軍儲不可減。誠如來教。吏祿可裁者。尙未諭其說。願詳及之。求之節儉。眞是確論。此區區蚤夜所不敢忘者。某自到官。燭以寸計。果以枚計。人或笑其瑣瑣。而某獨謂積習爛漫之餘。不先從自己與本司正之。莫可回也。今已得移司指揮矣。併省官吏。輕減水運。又復力勸諸將。盡耕沿邊之田。來歲儻不儉。庶可漸寬。每取州郡一錢。如割截身體。敢忘痛耶。因左右縷縷布之。

答譚監務

某再拜。長至令辰。以軍中後於治禮。不敢修問。駢緘寵臨。愧荷深矣。新陽已亨。道德方應時而茂。百順之臻。不復以頌賢者。惟幾爲遠業自愛重。

又

某再拜。書記之妙。意睠之溫。佩荷雖深。亦有餘愧。督苟簡以治職業。率將士以就計律。人儻不以爲難。而諒其愚。庶幾可濟。至於朘膏血就饋餉。內已困弊。而外猶告不給。殫竭愚慮。欲救萬分。而未得其策。三慶之目。獨此爲未敢領。雖然終期不負閣下之意而已。

答賈茶馬

某再拜。馬政朝廷所先。茶賦蜀人所病。隨宜兼濟之。當有能者。宜九重之不能捨左右也。久跂來音。頗勞

東望。茲忽被貶。何慰如之。少出袖中之手。以秦之政。便可一新。不勝至望。

答劉敞戶部

某再拜。去年中夏到官。秋冬間臨安故舊。有遺書道盛美者。及接此間士友。其稱謂閣下同一辭。所恨事權非前日比。自官屬之外。盡是朝廷除授。無路可以振揚光輝。然以所得人物姓名。布聞造化者。當爲左右勉之。計朝廷以簡拔善士爲急。當亦自有進寵之命。何待鄙人之言。

答喻郎中

某再拜。去年中秋被專帖。時以病後目眩。忽猝之報。命筆史床前書之。使者去。事隨日生。又四面書問如束筍。奉懷雖深。不復通記矣。正此愧仰。遽領華示。便若對面。何慰如之。山居無事。文思當益清苦。相從之日。渺未有期。臨紙傾遡。

又

某再拜。駢緘爛然。與來帖俱玩。不能去手。齒宿意新。字字有來處。非後生淺學所能讀也。東朝就養。朝廷禮文新煥。必尋執筆華藻之士爲時特書。公其可以趣裝矣。

答賈茶馬

某再拜。左右持心剛明。發於政事者。類非習敝玩常之態。欽仰未易一一云也。顧方孤寄遐邊。每以區區無所借助爲恨。今少快矣。雖然。久壞者難遽治。違人者衆怨集。委蛇曲折。以濟利刃。此所望於左右者也。

辱知敢爾。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某再拜。某東陽陋人。晚就科名。竊斗粟以活其孥。平時講聞盛譽。願識而不果。今茲備數守邊。雖有聯事之幸。而參晤之期。猶坐拘繫馳遡道德。何勤如之。區區此懷。言不能盡。

又

某再拜。瀘爲名府。付之得人。朝廷無慮。第老成君子。當羽儀華近。淹之師閫。未爲允也。某疾病之餘。志力衰落。負此重責。蚤夜憂懼。警悟之益。後當丐諸左右。茲未敢爾。

答韓參議

某再拜。撥煩之久。付代而歸。想如解縛。至於親故相見之懽。園舍幽適之趣。樂亦無涯矣。第憂世之心。功名之會。方相違而未遂。識者豈容無恨。更煩別啓。爲禮過勤。俗冗相仍。占辭不逮。併惟照恕也。

答致政李中大

某再拜。伏承賜閑之命。已遂所乞。蓋易退之風。朝廷之所樂聞。而士夫之所欽仰也。休養天和。年德彌劭。其與俛仰於名利之場者。固自有間。無緣面慶。更辱先貺。感愧之懷。言有不能盡者。諒察之可也。

又

某再拜。遇知友必詢動靜。如聞日來體力稍安。固已爲慰。今茲被貺。喜可言哉。脫俗吏煎迫之苦。而就家

食從容之樂。宜不藥而愈也。某備數鹿鹿。凡百如式。裁節用度。漸爲蜀人求安樂之道。未知得濟否爾。因知愛言之。

答虞運使

某再拜。賢者撥煩。非所宜易。漕夔子未厭衆論。然不擇事而安。古人之心也。比以遣發田候一軍。老小踰二萬衆。舟車之須。供饋之費。本司雖已一切戒約。各有定數。然經由路分。儻不調護出之。必遺州縣之憂。故冀得君子。蚤來協濟。田今行已久矣。公亦可無事。然度亦未出峽。且煩在司照顧。下訪少遲。無害也。伏幾諒察。

與羅中丞

某再拜。往者漢中饑。又關外居處之民。日有移徙。今夏漢中麥大熟。而關外疆場已定。人情甚樂。雖對境時有文移。整會細故。及陝西叛亡欲來者。不過以禮酬答。善言謝去。率無足慮。惟是疾病之身。年來衰替。勉策鈍滯。終恐顛錯。上累雅故。此其所以不能頃刻安也。中丞亦有以警教之否。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四川連關外大稔。營田所入。及二十餘萬斛。魚關合江上下。廩廬皆滿。水運之弊。亦十去五六。今秋又與吳少師於興趙之外。馬嶺之間。修築營田大寨。軍民安樂之。來歲科敷於所減百八十萬緡外。當更裁損。近又約到北官。定洮岷界馬路。並無妨阻。應分畫事一切了畢。築某自賤累到此。幼累翻病。

豚犬新婦六月末妊子中胃反而死又老身疾病比舊遽衰罷勉從事其亦何聊俟及兩考從君相丐祠宮之祿未知得遂否爾

答勾龍中丞

某再拜某守邊何能行亦再歲蜀士夫固客之而區區自省實無以自容也兵未可遽銷費未可遽削之論如坐吾軍中而見其情狀豈不銘歎至謂其間自有寬省之術則小人日夜計慮而未得者公其終惠之乎惠一言使見大略更容思索以進則豈獨某之幸公所以幸鄉里者多矣至叩至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某去年冬月嘗拜稟目計遂呈浼近領六月二十八日所賜緘帖既荷不忘又得以詳起居慰浣殆不勝言久不收鄉書但聞夏旱異常深以爲慮會稽大稔仁人之澤自應爾也某鞭策駑鈍凡百粗見倫理前記亦布其略謾以裁減數目拜呈右護軍昔養六萬今九萬人又十年功賞三師下轉行十萬餘人歲計尙牽拽不合其所裁減皆本司所用度也利州以下水運減三分之一以上至魚關一節僅減五分之四以本司營田及糴買數就關頭兌那故有是也魚關計司四月支歲計有一年之積本司儲粟今百三十萬斛異時備邊米常不滿六萬今歲再稔數當加多矣然蜀人獨以不盡除去窠名爲恨此所不能辦也今年五月成二考專人丐祠文字已在道未知便得遂否爾

又

宋修撰之諭。恐應命不及。此間並無辟差。窠闕屬官。舊係本司專用。近稍稍從朝廷除授矣。此外惟關外四倅計辟皆已有人。其爲代者。近亦朝廷差人矣。范徽者若在川中。渠當自知。蓋今日宣司。非異時比也。一書報修撰公。乞鈞旨送達周會稽介潔而能官。託大庇之下。惟惠顧之幸甚。中間相隨宣諭一出。墮馬損臂而還。亦嘗干扣廟堂。命薄無所成就。某氣力微弱。有言無效。樞密能造化之否。率易爲致區區。皇恐皇恐。

答瀘南李待制

某再拜。願見懷日日之私。拘繫不得前也。下諭有訪逮之約。奉之欣懼。左右以法從名流。上煩臥治。豈當輕戒行李。貽館人道路匽薄之勤。公文不敢輒違來命。姑依應而往。若以所欲論者。違幅紙詳告。自足以通千里之心。公其深照之可也。

答成都路榮運使

某再拜。下諭職事二件。備見留意。祗以欽服。貫頭錢逐年承例入帳。得旨科撥計司。非敢輒取也。水火不到錢。亦是有制置司以來取用。獨今年某奏知。推與計司。令分州郡之窘。使非舊例。敢創開耶。目今養兵如昨。邊備不可弛。頃所減二百萬。皆是苦意裁節。宛轉那兌之數。若計司歲帳。雖一一盡得。猶闕三百萬緡。朝廷方今多方剗刷爾。鹽井所亦是歲帳。得旨之物。約時價爲高下。初無定值。貴司知市價。則知計司所取爲虛實矣。至於必欲取鹽自賣。恐亦紛紛。已禁止計司。仍於價值。令相周旋。旦夕因見。自可與之面

論也。

答賈都大

某再拜。下諭督過之言。聞之愧悚。然愚意以左右申請爲是。則不敢也。使臣請給。既無所歸。自當申明。但欲以歲帳內所取絹。互相支兌。則不相關矣。茶馬司錢絹。前官與宣司辨爭非一日。某頃時所以一切聽命者。非不能爭也。知左右純誠無他。前人起瑕釁。置機械。欲使公蹈而發之。故專爲左右破此爾。今若更指前項絹爲押馬使臣請受。則似太甚。若此絹可支爲利路。使臣請受。則責司凡有闕乏。皆得指矣。老先生其亦出於一時勿思耶。某愚無能。惟平心論道理。自謂無愧。至於督過長者。豈某所敢。職事所在。時乃一鳴。正惟知友見諒也。愧悚愧悚。

答夔路鄧運判

某再拜。鹽事以所未安。再煩條畫。以繫重大。雖四顧無害。及其舉行。尚當有礙。切勿憚往復論議。令見的確也。夔路米比十二十三兩年所運。已減三分之一。近又兩次將利路餘舟分借。然而米運終不前。何也。零落留滯於江干寂寞之鄉。米敗而人散。動踰歲月。豈仁人君子每形愛物惠衆之言。見於施行者。乃如是相戾乎。左右必有以處也。利米欲於閬州出卸。亦戒都漕司。如所諭矣。併幾諒察。

答簡州何教授

尙書。上古之書也。但尙書傳於今者。非上古之本。上古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已謂時人無能知者。更以竹

簡寫之則易科斗爲隸書遂多訛謬或謂逸書若稽古之上猶有粤字字既脫落又以若爲順以稽爲考左右破安國此論而專以稽古爲義此可以類見左右之學矣可勝欽歎後漢所傳尚書孔融作傳鄭元註解陸德明知其非孔氏本矣學記引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氏註云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是知元果不見孔氏尚書也孔氏書晉元帝時復出於豫章流傳至今今日適吏休少閒因與左右論之

答潼川路于提刑

某再拜獄囚姦淫宜端人之所共嫉前期申明使黠計不得逞豈不甚善但先列罪人之詞而繼之以今來勘狀則惡跡昭著今乃謂勘狀雖爾而罪人之詞云云疑若助桀也來書示諭再三已曉然矣吾人何心激濁揚清深有望於賢使者故不得不爲左右辨之道理既明便自不足置慮幸察

答范運使

某再拜牛車之喻備見經畫所以求欲寬民者無所不至但聞卓筒與牛車自是兩般不可更相爲用兼水脈增減不一大井之水人力取之有不勝則至於用牛車歇水小井雖牛亦當暫停今槩變卓筒爲牛車未詳其說蜀人困敝極矣要當以不擾爲先徐徐因事調護乃爲得計又欲尋遺利而取之雖意在裕之恐後日不能無患賢者之心洞洞可見職事有疑不敢不進其愚更望詳察

答韓知郡

某再拜。傷農之憂。尤見遠識。此蚤夜所不敢忘也。諸漕大率以無錢爲辭。勢亦不能辦。宣司分託諸郡。徵增市價糴之。而悉意相助者十不二三。殊可歎也。目今已糴數亦五十萬。通營田儲積。凡百四十萬矣。但勞心費力。譬如粟粒。不知頭數。蓋相助者寡爾。今年營田比去歲增廣。公當亦爲我喜。因照愛。故及之。

答西路何提刑

某再拜。久不瞻晤。雖日對文書。未嘗不懷冰雪而跂思也。忽被專教。豈不慰感。然連紙爲劄。相置於疏絕之地。不復具記問。如知友當有獲罪於執事者。顧勿自知爾。愧甚愧甚。令弟雖未見。書聞氣格已可喜。稱薦出于率易。不足爲德。某承乏邊陲。行欲再歲。區區無補。何愧如之。凡可警悟者。日願不彼臨之。而未之有聞。不勝叩望之至。懷間萬端。因書不能具道。諒察幸甚。

答合州楊知郡

某再拜。三江之衝。餽餉之冗。雖各有專職。亦賢守是賴。左右材器敏博。不惟自當以惠人濟務爲己任。而人亦以是望公矣。扶助整齊之計。亦不得辭也。譽望既休。寵進直可倚而俟爾。

又

某再拜。凋瘁之民。久思休息。而某以綿陋闇淺之資。適當其責。非諸郡肯同出力。則區區鄙人。其曷有濟。經營之助。警發之言。則惟朝夕以聽之。無實過情之譽。既不敢領。亦非所望於知友者。馬正惠公守邊之事。誠至論也。敢不欽拜。

與李中丞

某再拜。中司之選。尊重而先榮。祖宗以來。非學問行實兼著者。不以付之。蓋參贊大政。惠休生靈。皆便自此途出。中丞其爲時茂對。茲寵區區賀幅。當繼是以行。

又

某再拜。某甚陋人也。蒙上寄委。不得以陋辭。黽勉邊陲。行亦兩載。爲蜀人旋減科賦。今亦二百四十萬緡。種營田一千二百餘頃。第養兵如故。而陞轉十年以前。軍功未已。蜀人方欲盡捐所賦。此所不能辦也。至於謹關梁。練士馬。凡百不乞貽慮。

答榮運使

某頓首再拜。運使大監。奉教。伏承夏氣已炎。神相吉德。臺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別久。懷間願道者非一。然千里遺書。精微難盡。則亦付之因循而已。辱貺所以尤愧怍也。激犒錢之諭。備見君子薰然之意。第某亦無可爲計者。欲取諸軍更戍之錢。將士有名之費。自今一切罷去。則違拂人情。似非爲國慮事者。彼乞盡行蠲減者。皆州縣小吏無知之語。此輩無事則瞑目亂道。有事則斂尾如鼠。左右當自照知。若元降指揮。則已令報下。至如今年所取之數。亦有近盡之旨。某必不敢鑿空爲名。誑欺貴司。罔取西路之錢。至於所取窠名。則自有累年舊例。大旆坐府尚未久。如同官運使。應副軍前者。非一宣撫矣。何今日而獨見詰歟。雖然。如左右所論。豈不較然。但吾人職事。當通而爲一。凡有利害。均爲國事。不可見此而忘彼。大抵今

日之事。在於同心講究。共尋撙節之道。經營一件。然後補除一件。此錢自百八十萬緡。裁減將一半。今一半者。念念捐減。而力有未能。每歲終具支用數。上之尚書省。非不敢使朝廷聞知也。自領來示。夙夜思之。必不得已。則去年十月以後。所添井戶錢引一道。當指以爲窠名。儻用此塞激犒之冗。似可少寬旦夕。當行下矣。區區愚陋。煩左右鐫誨至於縷縷。而未能相稱。使公盡洗煩苛之志。未得行於四川。可勝愧恐。更望深諒此心。而原貸之。於理有未當者。卻須再示。皇恐皇恐。未緣參晤。伏幾爲遠業加愛。

答錢宣幹

某再拜。綿陋當重寄。願得賢知友之助。此旦旦之心也。左右辱臨之。豈不幸甚。但無所被受而增一官。有所不敢。先煩權攝。以待後命。又既無員使。左右自諒所以處此者。當亦無策矣。更俟檢會前申。求速置以稟堂廟。併望照悉。

答夔路鄧運判

某恐悚。論事各有所見。不能使人同也。第官中文移。必得應報而後已。省部日日行下。某豈得終已哉。若疏駁卻有未當。條析再來。自是無害。吾人于官事。何所容心。大率只如爐亭中講題目。衆說交攻。歸於至當之論。其爲友朋者。常自若也。願公無疑。幸甚幸甚。

答柴倅元章

某再拜。與元章別後。無非瞻仰之日。然一從流轉西南。責重憂深。惟軍旅財賦是問。不暇作書寄遠矣。被

帖恍然。如夢寐中與故人語。其爲欣喜。猶疑未眞也。廬陵古佳郡。隨事爲利益。自有樂地。但儒雅蘊藉。宜上淸華。尙使撥州郡之煩者。亦何理哉。厚自珍護。以俟知寵。

又

某再拜。辛酉出使。道上一病瀕死。壬戌二月。與北官會議渭河上。三月。胡資政物故。五月。被旨留帥。自是與東南遠矣。始至之日。帶甲者十萬。仰口待哺。而廩廥無儲粟。四川久輸之民。氣銷力盡。喘喘將絕。念無以救之。則亟買數千牛。率將士盡耕漢中之田。年來歲得粟近三十萬斛。覆實虛冒。裁節用度。歲爲蜀人捐減亦五百萬緡。疆場安靖。勁兵精卒。斂而不用。誠可藏拙。第疾病增進。志力凋落。祠宮之懇。日至堂廟。引首望之不置也。萬一得遂乘峽江未起之時。笑謝軍民而出。徑臥山中。亦無之甚愧。因書輒爲知友言。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一

先君守官醴陵日。予嘗隨先生讀書嶽麓山法華臺上。時年一十五。今茲再來。四十有七年矣。置榻設几之處。歷歷可尋。感而賦。

愚翁髻髮昔垂耳。曾向華臺借窗几。小冠短褐隨先生。風雨孤燈讀經史。氣麤胆大眼無人。拔擢犀象角連齒。那知物外有沆瀣。但欲書中覓青紫。嘗持杯酒望高城。弔彼洛陽年少子。棘闈裹飯三十年。百煉自知俱繞指。後來腳蹈官職場。恩重如山報無幾。今茲疏髮蓬霜顛。蹤跡舊遊眞媿恥。一松一石如雅故。應笑愚翁今乃爾。愚翁明日便南去。歲月曷其重致此。憑欄之恨在無言。珍重湘西山與水。

濛濛雨中春

濛濛雨中春。回首失殘臘。茸茸亭前草。新舊已相雜。纍囚守僧窗。日懼萬鈞壓。有罪可糜軀。無僕堪荷鍤。門前蒼蘚深。戶外蛛網合。時與逢迎者。雲中一孤塔。

荊州之川、曰江、曰漢、曰沱、曰潛、曰三澨、其澤曰雲夢。漢志謂三澨在江夏竟陵。竟陵卽今之景陵。復州是也。春秋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夢與雲自不同。渡武昌、道漢陽、至復州。非冬晴水涸。則渺漫極目。乃三澨之尾。所謂夢澤也。己巳二月。春水未生。行蒲稗間累日。將至景陵。望孤城。蓋大澤中之環堵。州治卽古章臺也。

江氣藏空闊。春雲壓洲渚。蒲稗迷遠目。斷續川陸阻。野鹿頗公行。寒花自幽吐。不知何處村。時擊祭神鼓。遙望景陵治。大澤置環堵。行行卽城闉。民舍雜官府。編廬辨門巷。具體亦何數。幽哉沮洳旁。謂是囚伏所。茅茨隱柴扉。一竹便撐拄。四圍榆柳青。風擾亂花舞。十日南窗下。臥聽清明雨。此是古章臺。家山在何許。

鄰家送蘿蔔。幷借棊具。戲作一篇。欲簡泮宮後不往。

有客餉園蔬。借我兼棊局。幽人本多睡。欣起快雙目。念茲兩廡中。勝負等榮辱。勿作勝負觀。此戲殊不俗。要須先生來。一笑供捧腹。餘罌猶有酒。晚食正無肉。願共南窗風。糝此菜根玉。

知識相問。多以封川氣候寬涼爲言。大暑中。因念退之云。郴之爲州。在嶺之上。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矣。封川去郴又幾里。氣候不問而知。因賦此篇。

退之序郴陽。水陡山不平。中州清淑氣。至此鬱以停。封川在炎方。更過郴幾程。不瘴已甚幸。謂涼茲豈情。山窮人盡瘦。草茂虎公行。濃雲從地起。地氣還相蒸。霪雨洞洗之。十日不得晴。閉門坐小室。欹尊視餘傾。見洒暫懽喜。孤吟步中庭。炎燠亦何有。感恩淚縱橫。

偶書

冬温霜氣薄。日暮嵐烟重。蕭然一區宅。半與主人共。門前行跡稀。病足免迎送。觀書忽倦懶。酒力亦微動。寒燈吐孤花。布被尋幽夢。（徽蒙氏廳廊爲居。廳壁而後。主人居之。故有半共之句。）

對月再用韻

團團滿庭月。冷浸華鬚重。何人萬里外。與此孤光共。摩雲度征鴻。天闊目難送。三杯見妙理。一靜服羣動。陶然夜氣中。可以觀幻夢。

封州學東池。歲率孳魚。冬晚粥之。用佐養士。教授高公補之至。以紹興己巳之春。夏偶微旱。至秋。掌計者告匱。試出池魚。則比舊加三倍。得衆謂公躬自臨池。魚不化爲苞苴。故所獲如是。觀如居士曰。漢武帝時。海旁民入秋漁海。魚不勝計。縣官利而取之。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再來。由是知物之繁夥。皆天道益寡之意。教授念念以廩餼不繼爲憂。則盛池魚以豐其入。亦天意哉。戲賦之。

縣官漁海魚不登。捐以予民魚乃復。一物豐耗皆有道。大抵天心憐不足。先生手持尺二槐。教養專爲周王來。旦旦升堂說書罷。只恐廩餼生塵埃。池魚賣錢補司計。此是從來學宮例。今年張網牽紫鱗。魚出錢歸稱數倍。青衿摩腹談經史。笑謂東池昔無此。豈識先生東海頭。一竿不數任公子。

八月來大濁暑。小屋眞甑釜。士人謂自是以往。雖窮冬亦然。既而十二日得秋分之氣。窗牖涼生。與東南無異。固知造物之妙。人豈能盡識之。賦此四韻。

萬物由造化。誰通天地心。柴門閉濁暑。汗雨如滂淫。便謂嶺外熱。四序常相尋。露氣潤清曉。方知秋意深。

梅花

玉骨透花寒。冰壺清露滴。暗香驚返魂。移自芝蘭側。殷勤置書几。粲粲百態出。徘徊欲與語。奈此雪霜色。高標邈難親。欲疏還不得。箇中須有詩。若覓不到筆。要須明月來。託之問姑射。

學山野燒異常。登高望泮宮。如在火池中間。泮師率諸生救之。下至齏漿飲食。悉以投火。久而撲滅。護持一學固有功。然不豫除草莽。絕火路。亦其過也。戲爲賦之。

傳道官頗淸。防患計微拙。學宮墻外草。十里望不絕。芟除失豫備。滋蔓久盤結。野燒因風起。四垣俱烈烈。堂上簾低垂。飛灰如落雪。天矯逼簷檻。流熛向門闕。可但光孔聖。亦已照十哲。諸生固猝猝。矩步未敢越。相與望而畏。鹿駭驚鷗決。似聞先生窘。書篦自提挈。傾盆漿一空。戛釜羹亦竭。勢過萬輿薪。杯水謾毫末。頗欲仗忠信。石壁驗莊列。顧茲烟燼高。難試膚與髮。護持終有物。遠近同撲滅。趨涼尋木陰。氣定始焦渴。三日冷官門。炙手猶可熱。先生聽我言。事細不堪忽。徙薪與去草。此理同一轍。勿謂草今無。火過茅已茁。

冬至春不雨。元夕後一日雨作。邦人甚喜。

晴冬釀春溫。氣候如濁酒。衣雖六塵淸。亦若醉一斗。朝來天風雲。高葉聚良久。向晚等甘露。數點斷還有。迤邐萬瓦鳴。飄蕭近窗牖。鬱陶散襟懷。秀潤入花柳。出門聞笑語。蹈舞皆白叟。指予西江水。不可到南畝。十日田無秧。奈此家數口。乃知天地心。慈愛均父母。吾儕拙於言。額上但加手。人窮詩或工。肯爲作詩否。

久雨

山嵐變濃雲。地氣洩冬熱。急雨春風顛。十日聲不絕。舍中流水入。墻外古溝咽。塊然簷下雀。狀若木雞拙。我亦類禪定。癡坐萬慮歇。廚兵忽相報。謂已糝藜蕨。隨緣就一飽。再看柏香爇。

又

東君滋萬寶雨點無頭數窮巷一居深。編茅四簷注風平江靜流。山近雲低度州城杯斗小。沒骨泥藏路。遠望池塘綠。似是春生處。幽人本多睡。麴蘗仍相助。陶然醉復醒。鄰雞管朝暮。

清明前風雨兼旬。城外桃李無在者。書室中有酴釄一餅。置之甚久。蓋風雨所不及也。爲賦五韻。

素質吐孤芳。柔條敷瘦綠。誰將刻楮手。作此數莖玉。園林烟雨多。百卉飛蒭蒭。小室偶深靜。花意猶清淑。置之硯席間。鼻觀常芬馥。

廣南食檳榔。先嚼蜆灰蔞藤葉。華聲讀作上津遇灰藤、則濁。吐出一口。然後檳榔繼進。所吐津到地如血。脣齒頰舌皆紅。初見甚駭。而土人自若。無貴賤老幼男女。行坐咀嚼。謂非此亦無以通慇懃焉。於風俗珍貴。凡姻親之結好。賓客之款集。苞苴之請託。非此亦無以通慇懃焉。余始至。或勸食之。檳榔未入口。而灰汁藤漿隘其咽。嗽濯踰時。未能清。賦此長韻。

海風飄搖樹如幢。風吹樹顛結檳榔。賈胡相銜浮巨舶。動以百斛輸官場。官場出之不留積。布散僅足資南方。聞其入藥破痃癖。銖兩自可攻腹腸。如何貴耗比菽粟。大家富室爭收藏。邦人低顏爲予說。濃嵐毒霧將誰當。蔞藤生葉大於錢。蜆殼火化灰如霜。雞心小切紫花碎。灰葉佐助消百殃。賓朋相逢未喚酒。煎點亦笑茶甌黃。摩挲藒孫更兼取。此味我知君未嘗。吾邦合姓問名者。不許羔鴈先登堂。盤匜封題裹文繡。箇數惟用多爲光。間公嚼蠟尙稱好。隨我啖此當更良。支頤細聽邦人說。風俗今知果差別。爲飢一飯衆肯置。食蔘忘辛定誰輟。語言混雜常嗢噱。懷袖攜持類饕餮。脣無貴賤如激丹。人不詛盟皆歃血。初疑

被窘遭折齒。又怪病陽狂囈舌。豈能鼎畔竊硃砂。恐或遇仙餐絳雪。又疑李賀嘔心出。咳唾皆紅腥未歇。自求口實象爲頤。頤中有物名噬嗑。噬遇腊肉尙爲客。飮食在頤尤欲節。酸醎甘苦各有厭。偏受辛毒何其拙。那知玉液貴如酥。況是華池要淸潔。我嘗效尤進薄少。土灰在喉津已噎。一身生死託造化。瑣瑣誰能汙牙頰。

淸明前三日將晩風雹大作枕上賦此

寒雲壓初曉。簷溜如飛瀑。驚雷下簷來。萬瓦鳴枯竹。長髯不敢臥。起視亂雙目。報言此何祥。衆寶歸我屋。細大同繭栗。照耀比燈燭。又如傾水晶。一掃可數斛。翁速共羅取。富者人所欲。長髯爾何癡。妄相堪捧腹。降雹注大雨。是豈誦不熟。都緣春風老。地遠孤花木。瘴裏荔枝林。東皇意寧足。騎龍作淸明。雲間散珠玉。

聞杜鵑

少年聞杜鵑。不領杜鵑意。朝將書卷開。暮對春風醉。啼急落花飛。不廢書生睡。年來聞杜鵑。萬感集腸胃。罪大畏斧鉞。恩寬見天地。桑榆寄晩日。骨髓鎖深媿。草舍燈火寒。瘴鄉烟雨細。休作斷腸聲。孤臣已無淚。

茉莉

嶺上老梅樹。歲晩等凡木。霜風吹枯枝。曾有花如玉。茉莉抱何性。犯此炎暑酷。琢玉再爲花。承以敷腴綠。憐渠一種香。徧歷寒與燠。空庭三更月。酒醒人幽獨。有如高世士。含情不虛辱。時於寂默中。至意微相屬。鼻觀旣得趣。就枕便淸熟。夢中見靈均。九畹皆芬馥。

鄰翁以紫石斛承巖山一塊。爲予書室之奉。斛蓋端溪之不堪爲硯者。然較以所載山石則勝矣。予是以有白鹿蒼璧之句。百鹿蒼璧事見西漢書。若乃忘眞假。遺美惡。則予不知此石之與眞山果同異哉。

見山不見理。眞假析爲二。看假作眞山。細大豈殊致。鄰翁憐索居。奉我石一塊。嵌空坐短小。枯澀少堅膩。承以下巖紫。其體潤而細。翁言白鹿皮。蒼璧漸倒置。慇懃加謝翁。分別非所會。但見眼中山。屹立出塵外。侵寒欲清癯。向晚亦孤翠。蕭蕭風雨天。雲氣或冥晦。雖無禽鳥聲。頗若巖洞邃。側耳聽其中。恐有隱者在。

或問茉莉素馨孰優。予曰。素馨與茉莉香比肩。但素馨葉似薔薇而碎。枝似酴釄而短。大率類草花。比茉莉、其體質閑雅不及也。

茉莉天姿如麗人。肌理細膩骨肉勻。衆葉蘧蘧開綠雲。小蘂大花意淑貞。素馨于時亦呈新。蓄香便未甘後塵。獨恨雷五雖潔清。珠璣綺穀終坐貧。雷五事見柳子厚集。

焚香

五月黃梅爛。書潤幽齋濕。柏子探枯花。松脂得明粒。覆火紙灰深。古鼎孤煙立。翛然便假寐。萬慮無相及。不知此何參。透頂衆妙入。處靜動始定。惟虛道乃集。心清杜老句。高韻不容襲。餘馨夢中殘。密雨窗前急。降眞香清而烈。有法用柚花建茶等蒸煮。遂可柔和。相識分惠爇之果爾。但至未爨。則降眞之性終在也。

南海有枯木。木根名降眞。評品坐粗烈。不在沈水倫。高人得仙方。蒸花助氤氳。瓦甑鋪柚葉。沸鼎騰湯雲。熏透紫玉髓。換骨如有神。矯揉迷自然。但怪汲黯醇。銅爐既消歇。花氣亦逡巡。餘馨觸鼻觀。到底眞性存。

晚雨

連日午後雨。勢欲漂茅屋。雨從炎海來。初不洗煩溽。殘虹掛雲端。落照明如燭。舍中不勝困。散步眺林麓。渾無一葉動。寂立類枯木。徘徊傍西簷。意頗不自足。舉扇招微風。送之入修竹。

黎伯英解元贈予一大缶。封泥如法。初謂酒也。至乃西山泉。云暑中時可一酌。珍重其意。爲賦此章。

有客渡西山。泉源出山足。別勺愛其甘。既享不能獨。汲取得陶罌。置滿彭亨腹。攜持若抱甕。前致且勤祝。是爲清明漏。可用洗煩溽。珍重客此言。其敢付僮僕。新手注方壺。尙帶峨山綠。我坐三生貧。大嚼非所欲。半世蒿藜腸。兩飯惟脫粟。豈無牢醴羶。恥豢色身肉。交淡況可新。味厚實爲毒。願茲等甘露。蕩滌糟與麴。醺酣六經間。作我清淨福。旁有教者云。奢儉貴從俗。下有龜蒙竈。上是盧仝屋。中置短尾銚。細煮茶花熟。時可邀清風。同飮一甌玉。

黃彙征以石菖蒲一本相遺。石圓而蒼。小竅數十。大率與蜂窠無異。又類蓮房。竅中皆菖蒲地也。石生海旁。俗號羊肚云。

細腰結垂窠。藏精事生育。兒已傅翼飛。孤懸尙憑屋。水仙脫霓裳。美實靑如簇。實盡秋房枯。衆竅存虛目。何人得二物。妙手夸神速。摩搓小變之。形在質爲玉。徐拾菖蒲子。小大量其腹。一種一根靑。有地皆充足。

浸以西山泉秀色遂可掬使我讀書舍涼意無三伏常若菰蔣中靜看江湖綠奉貺宜有詩所媿詩篇俗

即事

新涼到郊墟秋水滿陵澤主人坐輕船恰受二三客入網旋烹鮮逢蔬方小摘甘同芡實肥酸分去聲石榴拆所欣情款親豈問坐席窄岸草度幽香退後金三尺風搖水光綠照作杯中色沃此慷慨腸看朱漸成碧我今非次公醉甚狂不得眩眼既生花蒼顏先墮幘假寐便尋夢那知紅袖拍殘燭照歸時分破三月白

小飲木樨花下

東山有佳處修竹臨滄浪上下秀色中木樨寄孤芳玉露後叢菊先作萬蕾黃置之婆娑杪金釘澹熒煌或云仙人醉披披綠羅裳隨此小珮玦散落天一方我來便酌酒是否那能詳但怪秋山老猶有幽意長哦詩未得詩已照明月光樂哉徑酩酊知在夫何鄉豈非化蝴蝶以夢棲其旁明朝整冠坐開卷書亦香

山齋霜寒

山齋僅容身寤到不嫌窄小窗壓茅簷虛靜自生白寂寥賢聖心顛倒文書册限以一簾垂中外塵事隔時於高樹杪野鳥翻凍翮南方得此冬天用享孤客祇恐明朝晴復作三春色長橋楓葉落終有吳江憶

索酒

奴僮爾趨勿遲久去省餅中有餘否毋論多少速攜來我已持杯先在手長年燠熱類炎夏今日寒風透

窗牖。籬邊黃菊帶清露。沙際疏梅似初有。嘗臨書卷問古人。教我眞筌如一口。不須辛苦學餐霞。但祇開懷多食酒。（時有教予吐納者。食酒見于定國傳。）

對菊

淵明不可作。遺芳落天涯。幽香抱孤蘂。正色斂金蕤。眷言出俗韻。寒透方相宜。南方十月温。不見落葉飛。江氛與嶺祲。負此傲霜姿。向晚過微雨。月波湛明輝。風高便覺好。獨酌臨東籬。對之不須寐。要看清露滋。

有客致木綿椅坐爲山齋之用

桃歇冬花蕉葉乾。寒到廣東眞是寒。山齋竹椅冷如水。欲以薦坐無蒲團。鄰翁未必籍華纜。顧此流落心所憐。臨溪汲水下藍碧。爲染吉貝包木綿。長針引線作方衲。軟暖厚薄無一偏。雖是凝塵少來客。瘦骨拄衣身獨便。領君此意覺温甚。我亦虛坐其敢安。家世窮愁豈今日。廣文之老先無氈。

庚午臘中苦寒不雪。不雪嶺南之常。而苦寒爲希有矣

簷風動修竹。終夜玉相戛。曉望山頭松。孤瘦凍欲折。欣然掃茅亭。準擬看飛雪。待之踰時腳。腳硬冷如鐵。青山全不老。暮雨空淒絕。豈非地氣偏。濕濁舊不泄。剪水下雲來。祇向虛空歇。今年臘中寒。萬口稱凜冽。此是雪先聲。蕩洗嶺南熱。蜑叟且莫驚。造化無差別。會須煙瘴林。都有琪花結。草色潤如酥。看取焦枯活。

辛未元夜

輕寒擁山城。遠綠生春草。迎神樂元夜。笑語聞蠻獠。惟有團圓月。報我時節好。寸燈豈爲孤。卮酒未爲少。

微醺短檠旁。人靜茅屋小。

竹間孤坐

遠竹竹自如。親竹竹不可。移床向前軒。與之相並坐。受日一心虛。搖風萬塵破。忽作雪窗聲。斷雲疏雨過。

閏四月夜。草亭獨坐翫月。

山城向中夜。暑氣亦暫歇。幽蛬互喧靜。飛螢亂明滅。清風開竹杪。入此半軒月。坐久觀我身。不見煩惱熱。天邊白玉盤。只恐有時缺。頗思得詩句。頌道好時節。着意搜萬象。萬象無一說。

擬州學橫翠軒

太華戴雪十丈寒。砥柱中流萬夫愕。未教聳翠入青蒼。故對書窗且橫着。平鋪秀氣一里許。不露雲尖與山腳。何人半破好東絹。畫出瀟湘秋色薄。

無俗軒

軒前疊小山。山下生新竹。秀色逗幽光。都作軒窗綠。公來坐其上。更置一株玉。岸巾人亦涼。意飽不須肉。落屑隨飛香。是中安有俗。

讒桃花

手提銅壺汲漣漪。去年曾浸寒梅枝。今年汲水浸桃萼。明玉之瘦紅粉肥。夭夭灼灼豈不佳。如酒透骨春顏宜。孰與山齋雪將飛。彼孤者芳抱清姿。幽香入我苦吟筆。此意似非桃所知。我今顛倒六鑿癡。對花下

悟靈雲疑何人道眼絕世態試以公論分妍媸東鄰有女厭綺穀雷五不簪珠與璣

寒食

江鄉時節逢寒食花落未將春減色嶺南能有幾多花寒食臨之掃春跡花多花少非我事春去春來亦堪惜柴門風雨小庭寒無奈池塘煙草碧欲將詩句慰窮愁眼中萬象皆相識欣然應接已無暇都爲老來無筆力

遊西山

我來西江邊兀坐閱寒暑水外有佳處欲往輿輒阻昨朝主人閑聯轡臨洲渚開船入江雲絕渡不須櫓杖策徑登岸騎從單可數松杉生好風導我綠陰舞迎門野僧疏對佛香爐古峻上百級棧竹屋亂撐拄旁導得小徑窈窕通深塢石蘚布青錢巖泉迸飛乳幽闌隱高人孤芳秀寒女樹靜忽啼猿林密疑藏虎春半果如秋空翠元無雨蒼崖隔桃花不可至其所但聽葉間禽似與秦人語不會武陵溪端的在何許裴回聳心骨感歎就尊俎麴蘗驅我醉豈復更爾汝一笑諧眞懽萬事落塵土謂已脫囚拘天矯升洞府顧茲懽與適天暫慰孤旅此身當有累未是得輕舉驪駒已載歌闌棹倚前浦中流望林泉隔岸聞簫鼓上馬向柴扃山際玉鉤吐

客惠賓州竹簟甚佳取退之鄭羣贈簟詩讀之數過成古風云

卷送風滿光八赤竹新漸作琉璃色世人貴耳便賤目那知不抵蘄州笛年來媿汗常浹膚夏日自嫌汙

枕席有時追誦法曹句。悵恨宗人不多得。山齋置榻客一身。君惠清涼到心骨。門前客至莫見嗔。老子解衣喧鼻息。

偶題

軒前有修竹。穿紙入窗櫺。清風動搖之。壁間影縱橫。軒後有修竹。山花依以生。幽芳吐孤豔。不與翠色爭。愚翁坐其間。萬慮蠢不萌。不識動與靜。但覺懷抱清。千古媿張籍。眼明心已盲。

白蓮草亭前盆池所出也。慣見紅華。忽遇此本。孤高淡素。有足愛者。衆皆以比婦人。而予獨以擬顏子云。

鮫人織絹已奇詭。輕梭引絲不濡水。何爲玉人雕琢玉。亦在泠泠水泉底。截肪磨玷既成花。蓋以青銅聳而起。體色當從太虛來。五采世間俱一洗。似云嫦娥醉步跌。誤墮汙渠出清泚。又疑驪山妃子泉。老藕拔根浮到此。妃子浴則坐花上。但不知今所存果開元時故物否也。斯言謾誕何足稽。況乃窮鄉寧有是。我聞賢者在泥塗。其涅不緇豈無以。外觀不逐紛華遷。虛室常隨吉祥止。心齋自厭葷酒肥。坐忘盡黜青黃美。薰然蓄積爲德馨。表裏絕塵無與比。黃昏陋巷風雨寒。細看豈非顏氏子。

道者寮成。人爲書額。擬成一詩。

寮額高懸太守書。方盤炯炯連三珠。唐賢正筆久寥落。（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忽此相遇南海隅。是寮今雖茅草新。元是東鄰寒士居。士貧更在玉川上。三間破盡四壁無。我借得之栖營葺。灑掃共費十日餘。竹窗掛處青

山入。水色坐照髮與膚。焚香下簾百念靜。雖未得道道不殊。假道爲名亦道者。竊復慕道名豈虛。風流間暇兩輻朱筆含墨光能卷舒。醺酣爲我小飛動。到紙先有神鬼扶。我身漂零秋葉孤。短景日就桑榆枯。願憑大刻消百癘。呼吸瘴霧同醍醐。（小說顏魯公字逼瘴。）

白居易有望闕雲遮眼思鄉雨滴心之句。用其韻爲秋思十首。

積雨蕩闌暑。一涼纔有望。夜氣入燈花。細影搖書幌。楓葉飛紅薄。夢到吳江上。孤笛對蒹葭。鱸魚出烟浪。覺來空惘然。猿子啼青嶂。

頃隨千官羣。曉入丹鳳闕。侍立近金爐。下殿香未歇。宮槐零露清。馬穩寧憂蹶。日近長安遠。福過難辭拙。聖主骨肉恩。孤臣眼中血。

天高不礙眼。矯首見堯雲。況復烟露清。八荒靜無塵。垂空不可狀。變化何輪囷。遙知五色光。上下藏北辰。

我今在人世。悵望那得親。涼至欲飲酒。此興不可遮。手提皤腹罌。傾之若流霞。可但飲文字。搜尋到魚蝦。忽焉見妙理。眼亂皆成花。方知水底眠。杜老言不誇。

天邊定何物。洗此瘴鄉眼。初如黃金盤。便似白玉椀。明河注其中。無處光不滿。與杯對之飲。萬慮覺蕭散。竹風吹我睡。不得終夜款。

西風催戶西。落葉動相思。柏香穿石鼎。孤起學遊絲。簾垂草亭靜。籬菊弄幽姿。萬物同一氣。榮悴只如斯。

哦詩詩未成。覽鏡添霜髭。
南方秋不悲。奈我居異鄉。不見楓葉丹。但憐菊花黃。掃迹燕如客。斜書雁成行。夢中清愁闊。云此是瀟湘。
瀟湘連洞庭。何處是東陽。
憶昨離帝都。一別遂如雨。莊烏雖不病。亦作越人語。茅屋終夜寒。單衣晝還暑。荷葉未全蛀。桃花已微吐。
西湖蓮藕香。今也在何許。
日落紅練淨。山近空翠滴。爭枝鳥未棲。閉戶人先息。孤坐明月中。寒光入胸臆。衣潤毛骨冷。萬劫塵土滌。
誰知茅簷下。我獨對姑射。
老松成偃蓋。瘦竹抱虛心。清風度其中。瑟瑟韶濩音。聽之遂熟寐。飄然歸故林。三洞既微款。亦松亦幽尋。
高數訪沈約。四窗桐葉陰。

風俗

民生各異俗。王制論不詭。惟茲封州郡。山之一谷爾。麥秋無青黃。霜多有紅紫。嗜好既殊尙。言語亦相牴。問之彼不通。告我此物理。駭去如鹿麋。團聚若蛇虺。如何蘇屬國。胡女爲生子。已而忽超然。天下同一理。嶺南自嶺南。勿用嶺北比。況自江山情。雅故均鄰里。暮夜松桂間。受月如受水。根根抱虛明。葉葉萬塵洗。先生一杯酒。月到酒尊底。盡以寄吾鄉。吾鄉祇如此。

靜獨

飲酒或濡首。作詩防嘔心。疾走欲避影。不如常處陰。階前享明月。但鼓無絃琴。清風儻相過。付之修竹林。一靜服羣動。萬緣寧我侵。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

人圖作元夜。剪紗累紅蓮。天欲下膏澤。萬瓦飛流泉。燒燈雨何損。不過市井喧。春若無此雨。從誰覓豐年。癡兒騃女臨管絃。見雨不止意缺然。百千燈光祇照夜。山下一犂知幾錢。人間萬事有輕重。況是作止當從天。

趙子禮勸農回有詩。和者盈軸。然皆頌德詩。非勸農也。擬和一篇。

山鄉窮甿不知春。鹵莽之種那復耘。勸使一日臨郊坰。曰爾父老爾勿寧。勅書勸諭因人情。要使秋稼如雲平。饋爾飲食煩廚兵。爾醉且飽其力耕。麻麥荏菽非一名。農有農事毋虛稱。齒革羽毛上勿登。貢租但議殊恩。自今無問陰雨晴。扎扎聽爾耰鋤鳴。（柳子厚有扎扎未耜聲之句）

又

山田磽薄高低春。田者緣山噴烏耘。惰農不趨林外坰。每以憚此求暫寧。守出見之告以情。爾輩勿視米價平。官今不用農爲兵。雖屢豐年自當耕。醉飽酒食爾有名。田畯至喜非肇稱。衆曰此亭公所登。願當去聲甘棠頌公恩。祁祁之雨明日晴。聽我吹豳擊鼓鳴。

良嗣壬申年來爲生朝壽。作一詩答之。

惟吾始生朝。汝祖五十八。甫及賈誼少。祖易大夫簀。懷綳至不天。能有幾歲月。不得著斑衣。慘慘意常缺。吾如汝祖年。汝已雙髻茁。似我蒲伏歲。汝方事紳笏。我更得祖壽。尙有十年活。汝之事親日。加我一倍闊。其如父與子。灾福勢相軋。災勝福力微。萬罪如箭發。向非天地恩。誰肉兩軀骨。後效皆渺茫。前愆正磨刮。今茲各天涯。瘴水東西隔。汝作飛雲感。我類杏腸割。天之加汝者。如與復如奪。每見榴花紅。爲汝惜時節。手持祝生香。自向爐中爇。但願早團欒。盤餐共麤糲。將此離別數。造物爲除豁。少寬寒暑期。未作枯木折。

夜聞雨聲賦古風時趙使君祈雨之翌日也

山齋道人夢魂淸。夢中細響忽可聽。三峽流泉出幽隱。萬蠶食此春葉聲。又疑相如夜病渴。蟹眼亂沸石鼎鳴。呼童起視果安在。云是四簷甘雨傾。于時火流祇三日。田兆正作龜縱橫。昨朝太守拜壇下。五龍奉命雲需驚。小兒放散蜴蜥去。神鼓罷擊巫舞停。田翁翻溝出賸水。婦子田邊笑相迎。商量今歲多釀酒。是間指日當雲平。山齋一飽想無慮。摩腹臥看秋風生。

癸酉中冬四日江行

新寒薄餘暑。小雨結離愁。行人向西去。江水自東流。我趁孤船歸。回腸千萬周。假寐槳聲中。淸夢何悠悠。恍若傅兩翼。飄然得浮遊。仙風入山骨。佳氣遮林丘。塵外人物古。雲間樓殿幽。自念此何許。而容區中囚。旁有老人笑。謂予失初謀。貪前慕垂餌。遂爲香所鉤。今茲窮瘁身。抱病炎荒陬。終歲骨肉念。百年離合憂。俛□事迎送。嗟嗟亦良羞。予欲從之拜。江波拍船頭。危坐記儻恍。熏心省愆尤。玉玷容可磨。水跌那許收。

自訟

我昔貧時冬少袴四壁亦無惟有柱自從腳蹈官職場暖及奴胥妻子飫線因針入敢忘針入室古云當見妬雲衢跌足泥淖塞涕泣牛衣復如故銜恩省咎到骨髓萬罪一愚難自恕山深坐覺困烟瘴天閽日思霑雨露性中不愛賓客詩亦或未然工部句文章誰謂不得力陋儒豈是冠相誤

郡治西廳錦被花不爲治架每花開覆地而紅或緣他木以升予分其本植草亭之東家僮相與栽木於地高七尺許上布圓竹復破竹交加之外出四簷如屋之狀通小窗側戶以窺視而出入餘皆花地下置一榻一几可以獨酌作詩以記之云

栽花傍庭砌立木爲花屋小戶虛一偏橫窗置其腹分竹接柔蔓尺寸引句曲春工直解事夜雨頻澆沃枝條日滋榮滿架籠新綠紅淺暗香深揖遜薔薇服此花名錦被覆我四園足比之公孫布豈不堪華縟自慚流落人尙此享癡福我欲飲其中亂影交醽醁擁被卽長謠傲枕眠清熟又欲效王勃醉處先磨墨引此略覆面腸胃成機軸染筆起臨風定作花芬馥（王勃每醉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覺乃爲文）

米盡

米賤今年不論錢雀鼠厭飫人留殘青皀不過百枚去可得明珠一斗還其如客寄已淹久羞澀囊中無可看今朝欲寫魯公帖四顧門外將誰干經營薄少置廚舍呼童告使知艱難從今且作淖糜計雜以山芋供兩盤嗟予是身亦老矣造物未置飢與寒何當甑炊七寸粳飯香及處皆同餐（北戀單越之國稉米長七寸火珠熟之飯）

香所至人皆來食事見嚴經

春雨村居

茅簷竹屋吹山風兩山流水環西東如閉蓬窗小舟坐四面烟雨春濛濛塊然擁被看周易炯炯萬象羅心胸瓶罌所容可半斗妙理盡在瞞腹中杜牧詩瞞腹瓶罌古明朝晏起寒庖空市小米賤升斗豐攜籃挑薺奴勿慵熟煮爛糝供乃翁

園中錦被花始開一枝紅白二色趙守以二詩見報依韻答之

兩種色一枝花何郎汙湯餅妃子醉流霞寂寥難伴山齋客風味宜歸太守家

又

機上紅江頭紅其織其濯皆春風平鋪豈是寶刀剪怯日尚用輕烟籠何人不置芙蓉帳置向山園寂寞中欲尋詩句贊天巧亂蘸秀發詩不工一枝和露奉明牧知我陋室非所容果然花去玉爲報瑣細換得光玲瓏頹然只擁公孫布曉枕不知傳鼓鐘

出江

四岸出前江開帆破洪浪何必春水船而後始天上一家五年別萬里遠來訪自聞櫓聲近延首日顒望今朝兩相卽悲喜不可狀牽衣小兒笑敍事老妻愴一杯藜藿羹敢謂復同餉地氣旣疏泄山居亦清曠米賤不愁貧時和定無瘴相與戴君恩形影且依傍惟憐囚罪身此去幾時放欲以問白鷗白鷗波浩蕩

南方諸州惟山逼江邊者瘴重蓋地氣不泄也

又

隨緣禽在籠。觀道蟻旋磨。忽此作江行。開窗得虛坐。回首城邑卑。極目天地大。千山雨後綠。瘴烟不敢涴。古木猿數枚。野渡僧一個。蕉心黃漸肥。荔子紅欲破。淨練鋪其中。到底只容拖。烟消日乍出。四顧無所唾。退之云緣淨不敢唾。隨行欠王維。筆墨願借過。收作小圖畫。素壁時橫臥。

大暑竹下獨酌

新竹日以密。竹葉日以繁。參差四窗外。小大皆琅玕。隆暑方盛氣。勢欲焚山樊。翛然此君子。不容至其間。清風如可人。亦復怡我顏。黃昏開竹杪。放入月一彎。綠陰隨合之。碎玉光爛斑。我舉大榼酒。欲與風月懽。清風不我留。月亦無一言。獨酌徑就醉。夢涼天地寬。

閨門詩三首

幽思春雲亂。擬向琴中說。徽寒錦薦高。未鼓絃中絕。尚有無絃韻。或可奏明月。階前望冰輪。去去不停轍。薄命如妾何。秋風河漢闊。

無心事鉛黛。采采菊金黃。徘徊欲寄遠。尝夢連瀟湘。豈不懷君子。念念不敢忘。西隣擊神鼓。東隣鬧笙簧。三嗅籬邊英。淚落秋風香。

晨光入幽戶。手織回紋書。聞古有雙鯉。爲人致區區。書成立江邊。天寒渺無魚。徵懷既莫致。慘黛何由舒。

歸來更無語。悵望庭花疏。

正月十一夜。燈開雙花。

鉛杯壓短槳。清膏沃虛罩。炯炯孤焰瘦。吐此雙花好。誰爲夜氣温。暗助春風巧。碎剪朝霞紅。緣以金粟小。或云兩玉蟲。飛來抱釵杪。美人輕燎之。要看火中寶。我聞家道和。可以感穹昊。門闌將有喜。每事吉先兆。而我方朽衰。負戾落南嶠。胡爲今夕光。熠熠似相報。無乃天地慈。四海施洪造。陽和隨根性。溥爲脫枯槁。吾其得歸歟。頂戴君恩老。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二

登嶽麓法華臺嶽麓兵火後寺已兩燬惟臺爲舊物當時住持鄰道者物故二十年矣

湘西嶽麓法華臺四十年中又再來惟石與松如雅故問僧幷寺已塵埃區區獨恨恩難報負負無言志已頹退宿道鄉愁不寐四簷春雨雜驚雷

投宿蒲圻縣

咫尺蒲圻縣泥深路屈盤小橋飛雪急破帽蹇驢寒家信無人寄愁悰賴酒寬轉坡聞有寺一榻借偷安

初至法會

正媿修途煩僕馬忽投幽寺息塵埃杜門隻影惟便靜覽鏡雙眉未忍開春色更兼山色好雨聲常帶竹聲來呼童起視榼中物爲爾愚翁進一杯

昨晴

幾日春山雨作霖曉風端爲破重陰登樓物色渾如畫倚檻情懷未易吟萬里斜陽鳥飛去四圍煙樹客愁深箇中定有超然法趺坐端須仔細尋

十月初夢寄良嗣詩三句云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遠夢與汝同居覺而足之

武昌分別處江岸倚籃輿對飲三杯後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遠夢與汝同居何日秋風夜燈窗聽讀書

口占

僧房花木疏。鳥雀下庭除。氣候爭寒煖。春光半有無。四山雲外瘦。一塔雨中孤。誰用詩人筆。收將好畫圖。

未至鼎州。道旁有甘泉。既酌泉。過松竹百步。投宿小寺。翌日又酌泉。登輿。松竹間蘭香甚盛。感而賦之。時自移封。

一宿招提又裹糧。寸心孤影自匆忙。客從瘴嶺暑邊過。蘭在幽林深處香。動靜於人爭兩意。升沈如夢亦都忘。但悲垂老恩無報。淚眼瞻依日月光。

予嗜茶。而封州難得。有一種如下等修仁。殊苦澁。而日進兩杯。

一瓢方此寄天涯。用巧居貧拙有加。晚食正爲顏腐飯。空腸卻嗜玉川茶。長髯亂磨輕於土。短尾濃煎不見花。撐拄可堪書卷少。空教擢瘁髮生華。

岳陽道中

客子方憂畏。津亭更寂寥。亂雲藏野寺。積雪覆溪橋。米潤還難買。酤遲轉不饒。梅花有何故。冷笑背寒條。

旁有酒肆。終日不售。予往沽之。倍貴。謂予無占位牌。詐官也。

卽事

可信南方氣候溫。冬寒未退已飛蚊。庖霜豈復冰魚膾。剪雨定無春韭根。向晚孤城人寂寂。閉門幽夢酒醺醺。起來欲向寒梅說。一見眼明惟是君。

故居

北山三十里。憶得舊書堂。小徑通蔬圃。新醅壓酒牀。晚涼荷葉嫩。細雨橘花香。此夢今何許。隨緣又一方。

元旦二首

傍城山曲處。草徑一居幽。元夕孤燈裏。殘香靜夜頭。久晴無苦冷。獨坐祇清愁。也擬尋詩句。吟哦醉卻休。

正月燒燈夜。封川轉覺幽。十分憑月色。數點照城頭。俗習那知陋。安陵諒不愁。家家松火畔。春米未曾休。人家大率每夜無燈。遇春碓則然松明。

春熟

地氣冬來不復藏。桃花都向臘前芳。無寒疑是青春老。耐靜從他白日長。野蝶舞餘還自去。沙鷗飛斷卻成行。迎風儘着單衣坐。淨几留心看藥方。

卽事

晚來登眺處。寒煖正爭春。城古亭臺少。門嚴鼓角新。趙守新建譙門江山眞是好。風俗不妨貧。克己從清約。須知太守仁。

憶昨

憶昨少年日。家無斗粟藏。銜盃須徑醉。得意必眞狂。老去唯思睡。年來祇念鄉。幽齋誰共語。看徹篆紋香。

久雨

漂泊初時尙念鄉。如今意定已都忘。小窗積雨韋編潤。慢火薰籠藥裹香。正要門前蛛結網。何妨籬上蟻成行。山前春雨非常好。出鉢應須飽十方。

有客問予。每日何事。客退賦此。

杜門管得酒餅乾。餘事誰能著眼看。髣髴殘香幽夢斷。冥濛細雨落花寒。林梢寺隱孤鐘晚。水外人喧社飮懽。萬里一身聊爾爾。此生惟覺上恩寬。

封川大率園不蔬。人采小蓼食之。葉尖而細。號尖頭蓼。亦謂之辣蓼。誤食往往殺人。又春水肥時。河豚魚極賤。二物、郡人所酷嗜也。作詩自戒。河豚、本草一名脹肚魚。

遠地窮鄉口腹殊。居然孤客莫隨渠。路旁施采尖頭蓼。江上爭尋脹肚魚。野葛可嘗雖是慣。馬肝不食未爲疏。此生餘日皆君賜。饘粥充飢自有餘。

吾鄉城外北室。宛轉皆亭園。自北門外南徹浮橋。最爲遊春勝地。因清明念之。賦此。

短墻疏竹小園亭。記得東風婺女城。久醞菖蒲催祓禊。半肥梅子待清明。橋邊沙印驕驄跡。水外花藏醉客聲。年少不知身解老。曾將豪氣與春爭。

茉莉

小鍤移根帶蘚苔。暑中相對亦佳哉。素英吐處祇如玉。清思牽人全似梅。淺綠剪羅和葉看。眞香擣麝逐風來。觀君可與酴釄並。高士寧容俗子陪。或謂茉莉花帶葉而香。可比酴釄故有是句。

西鄰桑間有隙地。從可五丈。其橫五分之一。荒蔓瓦礫之所聚也。鄰翁借予栽竹。因賦之。

荒園茅塞閉墻隈。多謝西鄰借我開。力課頑僮移斷甓。小通幽徑養蒼苔。種雲無處容檟木。遮日聊須買竹栽。十畝故鄉松與菊。不須便望主人回。

民入錢抱儥公庫。東塘決水取魚甚盛。漁翁謂抱儥者販婦。則旁午于塘上者。皆婦人也。

積水翻深畎。輕舟偏遠灣。鳴榔時撥刺。挈網亂斕斑。販婦貪趨市。漁翁喜動顏。輸他鷗鷺飽。煙際不勝閑。

封州

莫道封州是小州。封州雖小客何愁。荔枝受暑色方好。茉莉背風香更幽。得醉便眠尋夢蝶。欲行還立看沙鷗。向非造物曾留意。誰把餘生爲我謀。

五更醉臥

獨坐前軒引破觥。滿牀書卷任縱橫。明蟾自可當燈燭。修行便爲佳友生。眩眼添花知輕醉。小窗欹枕夢春耕。日高推被還思起。聽得廚頭有菜羹。

栽竹

信緣移老竹。觸暑種瓜根。小雨回生意。蒼苔覆斷痕。影還隨竇葉。涼已到清尊。相對如佳友。何妨慮閉門。

閑中

須知造物有恩深。遣我閑中見物心。掠水高低鷗自在。過花先後燕相尋。門前父老忽聞語。種罷今年常

值陰秋熟甕頭添釀酒異鄉孤客與多斟

哦詩

怕醉還思醉哦詩未得詩過雲飛雨急斜照晚涼遲嫩綠開荷葉新紅入荔枝蹉躇搔短髮倚檻立多時

時官多以封州俸薄井邑蕭條居處湫隘爲歎觀如聞而賦之

相逢都說在天涯祿似蠅頭舍似蝸畫角樓前皆郭外虛棚竹上是人家草深正恐鹿爲虎日暮漸迷鷗與鴉老子豈知差別相高眠飽看荔枝花

幽居

蠻徼分來氣未清江風吹雨瘴烟腥出巢燕老榴花落抱樹猿啼荔子青人客漸稀眞省事古賢相對可談經餅中況是無多酒更把柴門著意扃

偶書

帝恩容貸比天寬天見孤臣涕淚潸數日得看書半卷一身猶占屋三間團團便是故鄉月疊疊只如東越山第引滄浪澡心骨堯雲終自不違顏

重五

異鄉逢午節臥病此衰翁竹筍迸新紫榴花開小紅山深人寂寂氣潤雨濛濛煮酒無尋處菖蒲在水中

又

記得山居暑服輕石榴低照酒尊明採茸花裏占詩句角黍盤中脫錦綳浙人重午以竹籜爲粽老去容身惟有睡午宜採藥懶能行謾令門外蓼高艾且免炎鄉瘴癘生

夏夜用人韻

散員居事外罪籍比刑餘敢歎山樊熱惟驚歲月除城樓傳漏遠河漢曉星疏兀坐窮清景明朝曉看書

元信昨日惠八桂酒兩尊今日惠蓮數頭實圓而大云盆池中白蓮子也

盆池初泛小青錢俄有盈盈淡佇仙香老不隨明玉墮子肥爭露寶珠圓乍披紺色神都爽欲擘柔房意尙憐檢點朋尊亦新悅心知無報且陶然

夏夜小雨獨坐

杜門惟一靜夏日不知長竹下小窗暗燈前飛雨涼棋低無對手飲少信中腸此意此時節尋眠未用忙

經月門無客客至必謂予此居蕭然如僧舍

東望麟山聳若幢碧羅盤曲注西江鄰家蜜滿蜂臣分屋角窠成燕子雙門設雀羅遮坐客燈排金粟照書窗須還住處如僧舍拄杖挑雲到此邦

閑居常自足

閒居常自足謂欠亦誰增辟穀知難學餐霞豈易能菜非饕地主米不慳鄰僧白日惟扃戶黃昏便點燈

地主送子美菜鄰僧送盧仝米

黃彙征惠石菖蒲既賦古風復成四韻

附石菖蒲誰手種形模姿色妙難如黃蜂變去惟窠在綠玉抽來祇寸餘夜爲露華離几案曉添塞井向堦除如何便得生秋意更欲中間置小魚

初秋

包飯腰鎌洞戶忙芭蕉葉底稻田黃微風有意回闌暑小雨頻來作夜涼煙際輕舟分霽色望中飛鷺點山光初秋便自宜孤客鄰舍數家都酒香

秋夜聞雨

海風吹屋亂疏更花結燈昏背短檠暑避新涼知有漸洒扶孤夢未曾成滿簾都作芭蕉響四壁時兼絡緯聲曉起茅簷落餘滴爐香癡坐不妨清

讀杜子美三大禮賦

牢落長安賦就時青苔到榻有誰知年踰四十猶無祿筆下千篇祇有詩風雨飄零長是客干戈悲梗獨憂時平生愛作驚人句博得如今杜拾遺

闌暑

闌暑秋郊暮前山瘴霧中猿猱都下飲鳥雀未歸叢弄飲試新月披襟招好風銀潢向何夕零露濕梧桐

秋夜山居

路轉城西一里餘。不妨山徑自崎嶇。四鄰酒熟人常笑。萬木秋深葉不枯。空翠入窗濃欲滴。夜涼扶月靜尤孤。有時雖是風翻屋。賴我元無屋上烏。

重陽。太守招登東山。以腹疾不能赴。

臥對佳辰兩鬢斑。幽憂深閉屋三間。芎能去濕方摩腹。菊可延齡少慰顏。骨瘦免教先落帽。酒行無分作頹山。遙知太守登高處。座客詩成燭影閑。

相識有遺予以紫石硯者。謂是下巖石。名曰玉斗。予自湖南北轉之嶺。畏行李重滯。舊所用委棄不存。正以無硯爲窘。得之喜甚。且愛其名。捧而戲之曰。亞父後。爾尚無恙耶。爲賦此。

眼如鸚鴿色如肝。此語傳聞謾有年。李觀匣中方念往。范增撞後豈知全。臨池欲試曾親滴。把墨重看未忍研。何幸卻同郴筆句。貯雲含霧到封川。（柳子厚謝楊尚書寄郴筆有貯雲含霧到南溟之句。）

鄰翁以黃菊一本見贈。是歲冬暖。梅已成蕾。以四韻戲菊。

鄰翁情鄭重。贈我小金錢。半鍤開蒼蘚。全根帶曉煙。數花浮酒面。三嗅種籬邊。舍北疏梅近。馨香更勉旃。

哭潘義榮二首

沈約樓前落葉黃。朝來玉折報潘郎。一區每嘆懸如磬。三版俄驚戒若堂。泉石半生閑日月。絲綸餘事入文章。但應祇有凋零恨。鴈盡雲空不見行。（公六兄弟相繼物故。至義榮而盡。）

少年聯轡入京華。闊步超羣便起家。親覽聲名高漢殿。憂時蹤跡僅長沙。（公頃自司諫出監汭口稅。）藏刀所在留餘刃。

懷璧紛身不見瑕老眼看公春夢散。不勝哀涕落天涯

晚望有感

霜作晴寒策策風數家籬落澹煙中沙鷗徑去魚兒飽。野鳥相呼柿子紅寺隱鐘聲穿竹去。洞深人跡與雲通鴈門跨甚將何報萬里堪慚段子松

客至木綿坐已爲長韻又成四韻

就温嫌冷性同然況是冬深凜列天莫訝塵生楊綰席。都緣坐少席文氈感君四坐平分暖。爲我長針細衲綿從此門前有來客。不須稱遽足留連

庚午冬至夜

今夜雲開北陸風丈三將到土圭中剝窮誰見陰陽妙。來復方知天地功孤坐看燈渾是夢。蒼顏被酒不生紅卻憐土俗追時節。言語雖殊意亦同

衡嶽左右道旁茅舍竹門中有老人八十一歲宣和間嘗爲蕪湖尉因兵火棄官寓湖湘無生涯學者時過之問經義遂相資助皆自言如是予飯其旁飯已即行馬上擬成

茅舍柴門晝亦扃松姿鶴骨向人清閭門饘粥千金重。九品冠裳一唾輕仁義到頭焉用稼。聲名眞是豈其卿我慙瘦馬衝烟雨不得從容慕老成

自憐

木偶漂來萬里身自憐藏拙向三春人窮但有哦詩債意懶終無下筆神屋後雲深鷄失曉廚中飯盡鼠嫌貧五更小雨卻堪喜數壠寒蔬色已新

春晝

深村春晝永事事不相關花少蜂蝶瘦水清鷗鷺閑柏香熏紙帳竹枕傍屏山付與翛然夢樂哉天地間

頻夜燈花顧予有何喜其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何煩喜事燈來報喜事山間足可誇綠竹乍移都出筍素馨衝臘小開花疏牙送飯匙猶健細字抄書筆有加況是山前膏雨足平平春水浸秧芽

草亭假寐

菜畦深處短墻西中有茅亭客未知天許病身全得懶日烘春困恰如癡壁間花影簾休隔案上書篇燕莫窺更語東風輕過竹老夫假寐一些時

涉園偶成

頹齡正是投閑好膽薄誰知與拙兼棋信天機那論失酒隨客量不教添靜衝小雨看花蕾時撥蒼苔候筍尖幽鳥葉間如有語比翁難作逸羣髯

懷舊

家近西山雲滿籬曲塘深處芰荷稀雨餘燕向花間出飲散人從竹後歸炊到屐廖貞是窘食他糠秕不

知肥半生享過清閒福回首乘除事事非

去冬

去冬竹瓦迎新雪曾下珠璣到酒盤正月便回春意暖五更微帶鴈聲寒門諳寂寞何須翟鬢就衰殘豈是潘祇有報恩心耿耿自餘都作六如看是身如夢幻泡影露電

夜坐

靜坐始知閑有味懶行終是病相侵雨聲欹處亂雲薄月影來時清夜深幽棲傍堵如有話皤罌在手更孤斟寥寥萬古聖賢意落盡燈花空寸心

晚涼小酌

城頭暮爲送闌暑倚檻頃之風滿襟去鳥漸迷山落日鳴蟬忽靜木垂陰弄雲初月光猶淡出水新荷綠未深蕭散晚涼君解否一杯尋見古人心

山齋疏陋每焚香旁舍聞之而齋中不甚覺蓋香隨風以流也爲四十言

聞時清透骨聚處細成緇灰厚火得所山深風奈何四牕都紙破比舍得香多利彼與自利吾心寧有他

寒意

嶺南霜不結風勁是霜時日落晚花瘦山空流水悲棲鴉尋樹早凍蟻下窗遲季子家何在衣單知不知

循省

傲居栽竹暮清幽。縶係其如是楚囚。高枕亦成驚枕夢。小窗長作客窗愁。捫心罪在愚臣戇。肉骨恩歸聖主優。日有省循千點淚。臨風分付與江流。

臘月十三日送邢婿還鄉

鄂渚分攜驚昨夢。如今豈謂一尊同。塵埃萬里玉自潤。風雨對眠床亦東。問得平安歸客子。留將思憶與衰翁。征衫瘦着不須遽。漸向湖南春色中。

辛未除夜

爆竹懶能熏桃符。又上門。老身迷歲月。春色偏乾坤。桂嶺家何在。茅堂酒滿尊。小籠温衲被。清夢接黃昏。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

江風侵山雲不乾。迎春送臘雨霾霾□萌潛識花工意。泥淖莫嗟行路難。閉戶定無元夜醉。擁衾如對九秋寒。池塘煙草弄風日。此景當從晴後看。

無寐

瓦裂慨平生。柳子厚云。男兒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無眠枕半橫。逐臣常內訟。譎夢自多驚。投曉星日澹。近山鐘鼓清。晨炊知米賤。猶恐費經營。

又

孤衾寓感不能平。籍也捫心未覺盲。疏雨過雲纔數點。宿酲扶夢正三更。瘴煙侵我須教老。春物牽愁自

在生畸曇犬雞無寸效如今方媿子眞耕

草亭遠望

村舍無樓可望遠茅亭遠望似登樓飽看聚散雲無住最愛縈回水自由詩思已隨芳草動春寒少爲好山留誰將裘馬換美酒與我同消萬古愁

春晚

寒雞不飽亦知鳴布被堆中又五更喚此枕邊烟浪夢雜然風外鼓鐘聲花籠宿霧方衝濕窗識朝陽已弄明盥濯是身無始業一爐香火向三淸

無詩

草創園亭隨意坐任緣花竹倩人栽鴈聲與客將寒去柳色知春有信來逸氣暫時因酒見物華空自把詩催案頭禿筆無才思不賦一言眞陋哉

幽趣十二首

幽趣無人會閑居我自知筍尖穿落葉花蘂掛遊絲寒在蜂來少風斜燕不遲老夫無定力破戒爲題詩

幽趣無人會閑居趣自成孤舟橫水靜宿鷺入烟明風絮低還起苔錢斷復生小門無客款睡犬不聞聲

幽趣無人會須還我獨親開書風爲揭得睡懶相因雨後竹枝淨月中梅意眞北山小園景莫怨未歸人

幽趣無人會人應爲我愁山深雲易聚市遠酒難謀恃力驅驚鹿爭巢鵲避鳩老夫春睡美蝴蝶是莊周

幽趣無人會。池塘又吐青。雲間萬里客。竹下一門扃。空翠侵書帙。飛花入草亭。杖藜尋柏子。慢火待餘馨。

幽趣無人會。欣然自解顏。雨來飛鳥急。沙靜小魚閑。翠滴峯巒表。香霏草木間。吾心久忘物。物意苦相關。

幽趣無人會。春風自過門。青圓梅弄子。綠隘竹生孫。花少蜂蝶瘦。霧濃鷗鷺昏。草寮藜藿飽。癡坐等庸髡。

幽趣無人會。清閑五月中。魚跳荷葉暗。猿笑荔枝紅。撥竹看新月。鉤簾入好風。神仙赤松地。正恐自相通。

幽趣無人會。雖然亦有爲。晚涼尋薜荔。細雨架酴醾。掃屋除蛛網。添花助蜜脾。黃昏方隱几。酒興又催詩。

幽趣無人會。天寬物自容。夔休憐踔踔。魚勿爲喁喁。吟苦秋蟲適。身閑沙鷺慵。舉頭常見日。山水任重重。

幽趣無人會。閑中見物天。綠虛甘露結。紅皺水晶圓。倒孕潛資化。成行出慕羶。寰中無巨細。動靜各隨緣。

幽趣無人會。雲依遠岫行。寒塘時潑剌。古木屢敲鏗。壁殼拖涎鈍。花飛度粉輕。山泉烹石鼎。孤啜不勝清。

讀柳子厚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之句有感。

茅屋三間書掩扉。遮藏足得訟前非。雨餘燕踏竹梢下。風動蝶隨花片飛。閑自鉤簾通野色。時因酌酒見玄機。思鄉化作身千億。底事柳侯深念歸。

擬題黎簿尉梅隱用其韻。

梅仙隱去事難論。故種疏梅隱小軒。雖似掃除顏色冗。不妨遊戲簿書繁。月明客共藏花影。醉夢君應到酒尊。我亦寄身修竹裏。頗欣成性得存存。

自寬

瘴濃複嶺煙如墨。照以澄江一洗開。芳草望中春去遠。落花寒處鳥聲回。風飄空翠入修竹。潤滴幽蹊生綠苔。不是從前賦清苦。未應得向此中來。

山人

自古山人合在山。山人何幸此偷安。身閑不束休文帶。髮短聊簪子夏冠。（小冠杜子夏也）酒量自來惟恨窄。傲居隨分不須寬。惟餘骨髓緘封者。盡是君恩報答難。

雜興

秋風城壘小。遠望一消凝。洞客雲中路。漁舟水底燈。有鐘聊是寺。半俗不成僧。羈旅其間者。塵埃料可憎。

八月間對月獨酌

月到空庭色界虛。酒壺安頓向冰壺。須臾萬瓦清露濕。髣髴一輪丹桂孤。獨酌難成狂態度。閑身惟有醉工夫。醉中孰與參禪趣。此妙須知禪所無。

簡孫立之

無分雙清岸幘巾。蒼頭煮藥與誰親。空煩食指報珍味。阻向歌喉聽聲平。落塵檻外寒花應照戶。座中明水定生春。偃翁莫苦催歸旆。不比山齋酒困人。

黃義卿知郡母夫人挽章

往歲封川秋水肥。板輿行色照萊衣。江魚來處使君去。弔鶴飛時孤子歸。脂澤一奩留舊藹。銘詩千古載

餘輝阿參與我同題塔。慰問苦茨涕欲揮。

臘中會桂堂太守。勸客滿觴。嘗曰。怕渡野塘寒。酒罷且歸。又曰。月掛竹梢明。愛此二語。借爲兩詩云。不辭芳酒滿。怕度野塘寒。淡月侵燈暗。新春逗臘殘。主人方鄭重。客意敢闌珊。聚散皆如夢。相陪且盡歡。風穿花塢冷。月掛竹梢明。淺量三杯酒。狂歌萬古情。使旌浮夜色。歸棹有寒聲。倦客無蕉蔗。朝醒未肯清。（蕉漿析朝醒。見西溪書。）

冬大暖。桃李花飛如雨。已而遽寒。綿裘猶薄也。

冬令常温客不愁。日來還用理衣裘。浪開易落驚花雨。過暖成寒似麥秋。木葉搖風摧宿鳥。江煙帶暝起沙鷗。何人有酒生春意。驅我新詩到筆頭。

擬送傅推官吉先。予以紹興己巳六月。自復徙封。吉先後一月到任。

漂流憶昨到封川。相繼人看涤水蓮。屈指君猶成一任。過頭我已出三年。款門對坐惟棋局。判袂論情付酒船。九月秋風去帆疾。可能相望不依然。

病酒

醒病初非病。尋眞卻損眞。孤愁如送別。清渴欲生塵。嗅菊時思杜。薰香未愜荀。蔗漿知可析。莫致一甌新。

砌下黃菊暮秋始開。爲賦此篇。

小欄培土待重陽。雨洗金錢未肯忙。終籍九秋扶正色。誰能三嗅爲清香。陶潛屬意空詩好。胡廣隨綠卻

蠹長古昔風流無處問碎花浮泛一尊黃

十月二十三日趙守侵早泛舟游西山有詩即席和此

開船侵曉霧轉棹順江流寺徑盤龍腹州旗映馬頭水邊香草細雲際小橋幽寫物欽清絕賡篇媿繆悠

再和

曩會今千日光陰趁水流楚囚聊寓目古佛不擡頭鳥避人聲雜雲藏洞穴幽一舟橫晚渡回首興悠悠

初春五言

積暖浮陽過輕寒宿沴消廉纖飛雨線清潤入花條節物病身老家山歸夢遙華嚴存至教不復見無聊

又七言

古人書卷漫翻尋齒髮蕭疏歲月侵萬里家山孤枕夢滿城風雨五更心蒙茸軟草涵空翠寂歷初花弄曉陰燕子未來寒意重數峯圓瘦入雲深

初夏

春物闌珊逐曉風芰荷欹角草茸茸野梅結子疏枝重老竹生孫翠影濃羨酒情懷還是客異鄉歌笑且相從蕭然就枕皆佳處醉夢何妨度曉鐘

寒食雜興二篇

安居豈是安居地木偶漂來且庶幾日向柳邊回晚照雨隨雲去斂餘霏相逢又說分新火孤坐誰憐尙

恢衣試破泥頭開羔酒。菖蒲香細蠟花肥。

小小園亭晝掩關。身閑不用更偷閑。柳綿盡日高低處。春色於人去住間。已醉更應將酒解。負花須索把詩還。我今已是霜顛禿。不比休文只鬢斑。

閑興

陰陰修竹小茅廬。足可安閑置老夫。懶不觀書蟫得計。貧唯煮菜鼠無圖。吏今更肯來橋外。鵬亦相疏遠坐隅。閱遍華嚴方灌頂。焚香千古問毗盧。

出江

淨練已欣平似慰。更因過雨助清深。何人孤笛穿雲杪。遠岸歸舟入樹陰。鷗鳥慣看遷客面。江山偏識老夫心。半鉤小捲黃昏月。欲得新詩簡裏尋。

綠淨軒

我粗新軒不費錢。小將屋壁做東偏。誰留止水涵千丈。今爲陳人洗萬緣。樹近直疑藍作幕。月明方見玉爲天。箇中豈敢容凡客。獨與清風泛酒船。

病後涉園

百病相尋體未平。幽懷感物強星星。煩懷卻星。退之納涼句。地卑積潤野梅瘦。歲晚無霜山柿青。覽鏡但存心慷慨。杖笻猶覺步蛉蜓。如何每事難精進。日廢華嚴千字經。予自去年手華嚴。日以千字爲程。後增至二千字。而病。病起欲寫。復課千字。猶羸倦未能。俟稍蘇耳。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甲寅九月末雨至十月二十三日得晴聞是日六飛進狩諸將告捷

密雨重陰一月餘似聞虜馬又長驅怪來林外升晴日已奏江邊報捷書

季天敍爲人相宅過余求詩戲書二絕

由來南巷獨甘貧季老徒誇眼有神未暇相煩展高棟方圖種德效前人

一區懸罄已偷安常念風波世路艱若謂他時庇寒士會須令我作千間

別家山二絕

簡書催我就征途對坐西山暫索居聞說仕途巇險甚未應從此便相疏

就荒松菊莫相嗔未肯微官縛此身若有督郵須束帶定將秫米付他人

代答

塞汚鉏薁致蕃昌草木懷君豈易忘出爲蒼生施此手他時寧使故園荒

雪中度馮公嶺二絕

雪積雲騰晝杳冥萬山玉立不勝清舉頭秖恐是尺五松柏已爲環珮聲

琪花風亂欲成團度嶺人言路已漫我斥征夫第前邁山翁不畏雪霜寒

范才翁惠酴釄

寶刀分惠過牆西瘦比寒梅不肯肥只恐東風苦無賴爲君吹作玉花飛

題黃德老西亭二絕

花木橫斜轉小蹊疏簾竹屋任高低何人移得僧窗靜置在君家廳事西

吏冗文移紙作堆誰能亭榭靜中開直須事外關門坐莫放人從門外來

和李端明題靈峯

靈峯特立萬山中秋逼濃嵐愈鬱葱旁絕逶迤雖寡助其如氣象自摩空

題大龍湫

龍湫噴薄高且清自料吾心略相似因流順勢無隱情傾倒向人只如此

題妙明師靜軒

小徑禪房鎖綠苔坐中聞葉亦幽哉此居不是能瀟洒但我初從鬧處來

臘梅

縞衣仙子變新裝淺染春前一樣黃不肯皎然爭臘雪只將孤豔付幽香

宿長蘆寺下四絕

北風吹水拍船頭晚泊長蘆秖欲愁試遣長髯同煙際望中李郭亦來不

懷李叔海

來帆風飽自行快。去槳浪高知進難。舟子勿生淹泊恨。偶然遲速我殊安。

建鄴春江水拍天。趨潮先發六宮船。何時彤筆嚴清禁。縹緲金鋪生瑞煙。

風伯清塵過浙西。隨春萬騎擁旌旗。野人不識巡方意。警蹕還憂爲虜移。

八月初四日謝雨采石中元祠

山柳葉疏容夜月。古松枝勁起秋風。定知明日便回首。百里牛磯烟霧中。中元祠。古牛渚磯也。

和樓樞密過洛陽感舊二絕

十年滓穢已澄清。訪舊寧須得便行。早闢關中奉高祖。重興禮樂定章程。

夢眼由來過幻差。焚香秖好誦南華。雲深漢殿猶衰草。風緊洛陽無舊花。

樓樞密過華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謹用韻作二詩以箴之。

四皓已閑猶管事。留侯始了事求仙。仙人石上出一手。寓意後人非偶然。太華絕頂一峯。上有跡如巨手。俗號仙人掌。

且說高王寬法律。從他漢武好神仙。關中脫使閙如鼎。自屏山樊能安然。

陝西戲成二絕

邊城土俗自隨宜。物色人情浩不齊。略有江鄉相似處。午煙林下一聲鷄。

出門上馬雖所樂。乍見秋風亦念家。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

隨鳳翔。有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之句。今至堤上。復用前韻。

沐雨抗塵幾萬里。勞生令我憶山家。秋風小艇浮菜局。野色侵簾水見沙。

早行二絕

風柳驚霜日夜飄。客程中夜馬蕭蕭。據鞍髣髴如殘夢。曉月一鉤猶未消。

頗肩攜擔又催程。寸許孤燈照壁青。破縣殘更誤傳曉。馬行十里見明星。

和江虞仲華山二絕

仙人掌

意象軒軒勢入雲。爲誰出手若經綸。夜扶星斗朝擎日。氣力何知幾萬鈞。

陳希夷無憂木

世累都忘春復秋。婆娑槐木亦無憂。不知千古雲間夢。夢見山前虜馬不。

馬上口占三絕

秋陽未作結霜風。沙細堤平落日紅。客子何須念行役。馬蹄多在柳陰中。

露濃紅透棠梨葉。風緊落疎蕎麥花。馬首漸東京洛近。小寒無用苦思家。

小枝園熟棗纍纍。短綠尖新麥透泥。父老隨車說豐歲。相公何苦出關西。

九日

倦客飄零若轉蓬。一尊深念菊花叢。馬蹄踏處黃塵起。費盡天涯落帽風。

鴻濛

天下共知歸漢德。東西那可限鴻濛。雖令羽割大河水。分得人心兩處不。

靈壁驛有方公美少卿留題戲和於壁

君把使旌臨洛水。我參樞幕過潼關。秋風想見吹歸渡。先看淮南第一山。

雨過

雲壓江邊草樹低。麥搖秋色望中迷。卻知向晚有晴意。雨過一聲村落雞。

眼昏

月下對花燈下字。年來漸覺老相關。頗思瞑坐收餘力。他日歸家秖看山。

勝仲少卿公惠巖桂并詩二絕用韻和之

搖風暗綠疏疏葉。困日輕黃小小花。細認幽香已清絕。更隨膏馥出君家。

秋桂荷君親折贈。傾盤高插傍胡床。兒童謾自温金鴨。三日爐金不敢香。

十二月二日臘祭前一日致齋惠照呈清叟察院三絕

峨冠執法公宜整。端冕臨祠我亦嚴。深炷爐香通問訊。小寒清坐隔疎簾。

臘祭精嚴古院幽。鄰房不敢對茶甌。何時芒履扶笻竹。度嶺相尋溪岸頭。

柳眼淺窺湖水畔。梅花瘦著竹籬邊。殘年未便無冰雪。春意云何已斷然。

懷山居二絕

春淺酒寒人密坐。花深雨細蝶移枝。十年未解作歸計。此恨故園鷰自知。

披叢尋得晚花瘦。帶雨翦來春韭香。憶把餘醺付松枕。明朝春夢不勝長。

卽事

竹輿曉出見湖山。小室焚香暫得閑。簾動東風入雙蝶。清愁何處不相關。

觀橘花

漸看綠葉秋來密。最愛輕花露未晞。何日增枝充素裹。爲渠臨酒脫金衣。素裹金衣，皆見橘頌。

禮部直舍枯竹嫩篠叢出燕雀飛來欲折以二韻記云

火邊遺竹但枯枝。瘦筍叢生未及齊。筱嫩不禁風燕立。綠稍煙外起還低。

發風水洞

山逼新寒驚遠夢。風收細雨作初晴。曉光微動鷗鷺起。黃葉亂飛旗幟明。

離家

我有君恩未報身。勿因雲出念行人。閉簾小閣團團坐。爾輩何妨暖到春。

道中四絕

過雨山間雲出沒。夕陽天際鳥浮沈。男兒馬上志四海。不是尋常客子心。

水涘沙明不見泥。寒煙漠漠樹垂垂。漁人不識閑中趣。輟網杳嗟望使旗。

敗篋衝霜思往歲。舊遊如夢慨平生。鬢華已逐心事老。溪水秖如前日清。

寒意無多曉色交。雲隨疎雨又還消。山行全似三春日。林際一聲婆餅焦。

頻夜燭花

密炬香光照夜紅。垂垂簾幕靜無風。金盤五寸花成穗。可但釵頭綴玉蟲。

題安仁汪宰絕覽亭

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爲叨。大夫心地須超出。此外當知更有高。

十一月十三日宿東林。是日小雨。不見廬山。戲留絕詩於方丈。

濃嵐暮雨隨人密。遠壑幽巒向客慳。清曠本吾胸次景。不須雲裏覓衡山。

過大冶縣

吏民俱困市廛小。鷗鴈相呼湖海寬。蕃息誰能力耕鑿。絃歌依舊好爲官。

二月十七日馬上

愁多髮白惟知老。病起花飛不見春。我得此生眞偶爾。休貪畫餅作癡人。

河池秋雨

一雨一涼秋氣味。添愁添病客情懷。故園十畝檀欒好。箇裏歸心未得諧。

夜坐戲書

窗前寒雨正無邊案上含花燭影偏莫念江湖家萬里一盃徑醉且高眠

春日

朝來弄日花頭密暗裏窺春柳眼多任是老人情意薄箇般時節奈愁何

移司道中四絕

危梯破雪入河池今日還輸歲一基道是得歸元未是卻移邊角利州吹

魚驚鼓吹寒猶出鳥避旌旗去肯留顧我才疏何所用空將行李憑清幽

千山似筍憐渠瘦一水如藍對我寒今日看來心未靜晝將歸去靜時看

隨車千騎鐵成圍諸將前驅辨鼓旗不似東陽村舍畔芒鞋踏雨看山時

戲題堂前梅

健步移來知未久危根猶用小欄遮似能向我憐幽獨旋放南梢一兩花

憶故廬

不如當日在山家修竹叢中一逕斜飽食醉眠渾沒事風朝雨夜秖愁花

寒食日

休日文書得少閒試尋高處凭闌干落花芳草不勝恨細雨斜風都是寒

登烏奴

金壺皤腹貯春醪。路入山堂腳高。但得遠塵寬俗軼。不須臨下見秋毫。

一絕寄家

驚枕夢回常半夜。倚樓魂斷是斜陽。如何行李猶淹泊。未報蒲帆過武昌。

骨肉聞已至廣安而連日有雨甚念之戲成絕句

行人未到雨蕭蕭。最苦酴釄葉盡飄。風雨不遮春去路。障泥空滯馬蹄驕。馬惜障泥或遇雨不肯行

二絕寄章氏女子

女子有家難戀汝。外甥似舅豈忘渠。春風萬里空相憶。但願平安數寄書。

益昌春晚百花開。骨肉今朝對酒盃。共說相思悲復喜。就中憐汝不同來。

寄吳信叟

聞說吳郎入漢中。掃除亭掃祝東風。三年不與故人醉。留取數枝桃杏紅。

春晚

東望故園天一涯。官身到處且回家。六房吏散無留事。滿袖亂紅攜落花。

甲子春晴久三月晦得頻雨喜而爲二絕句

夜半風雷破久晴。四簷侵曉尙泠泠。欣然擁被重尋睡。夢見漢中春麥青。

春晚鬱蒸如濁暑。朝來蕭颯似清秋。千山雨後陰雲凝。三日樓前野水流。

元夜二絕

春風燈火傾城醉。明月花枝滿地寒。不是隴頭新麥綠。田夫未肯遠來看。

門前又結綵爲山。千騎從容鼓吹間。孰謂柴扉連竹塢。一燈和月夜深關。

益昌霪雨踰月。負郭皆浸。禱祠之後。倉廩保全。居民復業。運使國博喜而賦詩。輒成三絕句。以報來貺。

一月山前雨帶風。拍天江水漲驚洪。朝來莫怪波瀾靜。收向詩翁筆勢中。

千倉積粟棟崔嵬。夜浸洪流亦殆哉。不是脂膏天所惜。豈應水到卻平回。

朝廷得澤偏封畿。避水人家卽日歸。獨愧因漂如木偶。未還田舍理柴扉。

送何元英出峽三絕

呼兒攜婦裹書編。月色灘聲共一船。回首已遊三峽水。此行那不謂登仙。

莫憶雙溪水似藍。暫留荊渚脫征衫。更煩頻向沙頭望。望我西風出峽帆。

壯士椎牛進酒巵。五年不享鱠鱸肥。君如亦有垂涎興。準備輕蓑隨我歸。

出峽題舟中

才疏任重覺艱難。今日東歸意已閒。勿謂一舟輕似葉。君恩端的重如山。

忠州豐都觀。乃陰長生之地。山最高處。欄檻圍一古井。謂是眞人丹成乘雲仙去之遺跡。道士云時有雲氣出井中。過而賦之。

莫向山頭覓古人。青山之外已爲塵。彈圓朱橘懷中物。雲氣有無何足詢。